

列寧勳章

# 列寧勳章

西 蒙 諾 夫 等 作  
金 豪 諾 夫 等 人 譯

光 華 書 局  
印 行

# 列寧勳章

作者 西蒙諾夫等

譯者 金 人

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

出版者 光華書店

大連·山東·安東·平壤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

每册定價 元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 列寧勳章

——蘇聯短篇小說集——

- 一 列寧勳章 ..... K. 西蒙諾夫 ..... 一
  - 二 衝鋒以前 ..... K. 西蒙諾夫 ..... 一八
  - 三 奇怪的故事 ..... A. 托爾斯泰 ..... 三九
  - 四 難事 ..... N. 葉麥麗揚諾娃 ..... 六〇
  - 五 妲莎 ..... B. 郭爾巴托夫 ..... 八四
  - 六 驕傲的柯仙妮亞 ..... A. 卡拉娃耶娃 ..... 一一六
- 後記 ..... 一四二

# 列寧勳章

K. 西蒙諾夫

已經差不多是清早晨了，就是在把我調到後方去，到南斯拉夫的游擊隊去的那一天夜間，我們四個俄國人，在經過無窮的對莫斯科的詢問之後，最後終於決定躺下去睡。上校在我們中間算是上司，坐到羊草上，羊草用投擲降落傘的粗布鋪着，成爲我們大家的公用鋪蓋，他對大家發了一個信號，首先動手把自己身上的制服脫了下來。這時他不由自主地把制服翻了過來，於是我就很驚奇地看見，制服裏面胸前口袋的對面掛着一個列寧勳章，中間有一個大圓洞，顯然是被子彈打穿的。

『不是我的，』上校一遇到我的目光說：『只是代爲保存，掛在身上只是爲了不要丟掉。』

他在羊草上稍微高出點坐起來，靠在裝着亂麻，我們當作枕頭用的口袋上，吸着紙煙，對我講起了以後我在這兒聽到的無數故事中的第一個故事。

『飛行員烏拉吉米爾。謝爾蓋聊維支。葉里霍諾夫，是一個民用航空隊的老司

機士，在他自己向游擊隊飛去的第七十三次的夜間，在離匪格列布里不遠地方，被德國人的夜間驅逐機給燒掉了。飛機燒燬了，開始在空中幌蕩了。葉里霍諾夫最後一個跳下來。着地時候他跌壞了腿，過了兩晝夜之後，游擊隊員才發現了全體乘員中僅殘餘下來的他，若沒有別人幫助他已經一步都不能走了。自然，並不是游擊隊員們發現他的，而是一個游擊隊員，米爾考·尼柯里支，一個十三歲的霍爾瓦特州的男孩子，在自己的歲數上和其他男孩子們相比有兩種東西不同：第一，他的胸前有一個寫着「一九四一」數字的小徽章，這是說明米爾考，尼柯里支已經打了三年游擊，第二，他的通過肩膀套着的繩子上掛着一枝德國自動步槍，他會用它射擊得很準確。他這兩種與眾不同的東西在本身使他的性格上產生了兩種特徵——看到死亡的時候既不奇怪也不害怕，還有在一切無聊的敘述他的年齡的時候非常生氣，特別是對於沒有像他所戴的有「一九四一」數字小徽章的人。

在其他方面他還完全是個小孩子，很單純的，天真的和好奇的小孩子。

當他出發去採菓子時（因為大隊裡而有五晝夜什麼都沒吃了），忽然碰到了坐在斷坡上，手裡拿着手槍的葉里霍諾夫，他高興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俄國飛行士。

葉里霍諾夫一看見小孩子的軟帽上的星，把手槍放在地上了，嘆口氣，一下子就輕鬆地罵起一切事情來：罵飛機的毀滅，罵摔壞的腿，罵兩夜以來的怕被俘虜的恐怖。

米爾考·尼柯里支第一次聽到的俄國話都是這種樣子，絕對不是引用的屠格涅夫的句子。幸而他並不明白。他只明白這是個飛行士——從鋼盔上看出，這是俄國人——從服裝上看出，而且這是個病員——從不自然地彎曲着的，沒有生氣地伸出去的腿上看出。

用最技巧的方法解釋，要他馬上去找救兵，對於米爾考是很快慰的事情。葉里霍諾夫點了點頭——他就明白了。現在應當不要錯掉時間，跑去找一匹馬。但是米爾考的小孩子心裡有自己的主張。他跪下來和葉里霍諾夫一並排，用眼睛注視着他感到很有趣的一件東西。

俄國飛行士的胸前有一個列寧像，——無疑地，這是列寧的像，米爾考認識他的臉，——不過不知道爲什麼很小，是圓的，和用金和銀做成的。

『列寧嗎？』米爾考問。

『列寧，』葉里霍諾夫回答，試着坐舒服一點，疼得直哼哼。

米爾考跳起來，把自己的自動步槍放在葉里霍諾夫身旁，用身段表示，如果在他來之前有什麼陌生人來，就用自動步槍開放，他跑走了。過了一點鐘來了幾個游擊隊員，帶着一匹馬，把葉里霍諾夫帶到自己地方來。應當說，葉里霍諾夫到他們這兒正是失敗的時候。德國人已經在這兒進行了三星期的大掃蕩（游擊隊員們這樣稱呼進攻），需要更深地進入山裏去，每夜都要換地方。留在前面担任前鋒的大隊早已和所有其餘的隊伍斷絕了連絡，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來打算。

醫生給葉里霍諾夫的斷腿綁上一塊粗木片，用繩子綁着木片——醫藥上的救護就這樣完了。

木片是米爾考親自按照醫生的指示用嫩松樹鋸成的，他又帮着綁繩子。現在，當葉里霍諾夫躺在一輛吱咯亂響的窄車上前進時，米爾考跟在後面，有聲和葉里霍諾夫說說話，有時沉默地翕動着嘴唇，整點鐘地想自己的事情。

第三天，經過短促的戰鬥之後，游擊隊又轉了一次灣，向簡直是深山裡走去。馬車得拋掉了。叫葉里霍諾夫騎在馬上，向鞍子右面綁了一塊板子，爲了葉里霍諾夫可以把自己的壞腿放在上面。

米爾考依舊和他一塊走，不過現在不是在後面，而是在旁邊，永遠是在病腿那



一面。他保護着葉里霍諾夫的腿，把樹枝彎過來，或者折斷，有時候牽住馬籠頭。這樣過了一個多星期。犧牲了幾個人。馬馬虎虎綁紮過的傷員們咬着嘴唇，和強健的人們並非沿着石頭爬。一個双腿被打斷的人乘別人不備自殺了。他走不動了，而且那匹唯一的，從前屬於大隊長的馬，現在由葉里霍諾夫騎着。米爾考是經過全體的沉默的同意，要尊重照顧葉里霍諾夫。他把自己的德國水壺裡的水給葉里霍諾夫喝，他捕捉和爲他在篝火上烤飛鳥，只要能打到飛鳥都給他吃。當簡直什麼東西都沒有吃的時候，他忽然不見了，把自己的地位暫時讓給另外的游擊隊員，回來時候手裡端着軟帽子，裡面放着幾塊啃過的乾麵包，乾牛油的碎塊，還有兩三串辣椒。游擊隊員們把他們最後的，準備爲了不祥的日子用的東西都給了俄國人。

在這種場合米爾考是並不用請求的，他只不過沉默地從這個人走到那個人面前，他們也就知道，他今天沒有弄到可以給俄國人吃的東西，於是也像他一樣沉默着，在口袋裏摸一摸，把最後的食物都扔到他的帽子裡。

米爾考走到葉里霍諾夫跟前，把軟帽子遞給他，忽然變成了一個非常喜歡說話的人了。他覺得了飛行士的懷疑的目光，於是就用盡一切力量竭力不叫他開口說話和詢問這些食物是從哪兒來的。他向葉里霍諾夫提了很多關於莫斯科的，關於俄國

軍隊，關於他的飛行的問題——至於葉里霍諾夫對於霍爾瓦特語一共只能懂得從第五數到第十，不由自主地被他吸引住了，竭力想困難地要找到幾句能使男孩子聽懂的話。

第三次還是第四次，葉里霍諾夫從米爾考手中接過軟帽子，把它攢在自己的鬚，開了馬籠頭的手裡，並沒有去動食物。命令米爾考牽住馬籠頭，把他領到大隊長尼柯里·彼特里支地方去。

彼特里支是個身材長大，憂鬱的，貝爾格拉得的金屬工人，平常情況中就是一個沉默的人，但是到最近，除了發佈最必需的命令以外，簡直自己就一句話都不說。

「這些食物是哪兒來的？」葉里霍諾夫騎到他面前，乾燥地問道。「我不願在所有別的人都挨餓的時候一個人吃。」

彼特里支向帽子底上看了一眼，後來又看看葉里霍諾夫，明白在這樣情況中說謊是沒有益處的。

「你也給我們投擲過大砲，汽車和子彈，也並不是因為你們俄羅斯對這種東西有多出來的呀。」彼特里支說。

「反正一樣，如果還要繼續這樣，我就把這扔到地上。」葉里霍諾夫固執地回

答。

『你隨便吧。』彼特里支說，起先好像是對米爾考，後來却是對軟帽子點一下頭，又說：『如果沒有別的食物時候，反正他每天是要把這種麵包屑屑給你吃的。』

他們固執地互相對眼睛望了望，後來彼特里支扭轉身，走開去了。

他沿着窄路回到隊伍頭上自己平常呆的地方，想到這個俄國飛行士——是個固執的好人，如果他，彼特里支，處在他的地位上，他自己一定也是這樣問法。

可是更進一步說——一個在夜間經過高山，從德國人的頭頂飛過，已經有七二次（彼特里支是從米爾考口中聽說這事的）的人根本用不到拒絕這種食物的，大概他已經不僅武裝了一個或兩個游擊旅了，而且現在又擰斷了腿騎在他的馬鞍上。

彼特里支也和他周圍的大多數人們一樣，很少而且也不願說出自己對俄國人的態度。他們的心裡却存在着對他的愛和感謝——是深刻的和沉默的。

意思之間，大隊裡面的最後一塊乾糧是應當歸這個俄國人吃的，如果到了最後，那就應當用盡一切辦法使這個俄國人得救，那也是很清楚的了。

至於葉里霍諾夫，他也沒有吃那食物，把軟帽子塞進鞍袋去了。如果不是第二

天米爾考用自動步槍打着一隻不大能吃，但却很大的飛鳥的話，這件事可就不知道如何完結了。牠足足維持了他們兩天生活。但是在談過這話以後第三天，大隊的殘餘人馬被德國人趕進深山谷，幾乎是沒有出路了。只剩下了一個希望，出其不意翻過難以爬上的山頂，這樣也許可以走到自己人處去。但是要想通過山頂連條小路都沒有，馬也不能走過去。用担架抬着葉里霍諾夫那是沒有希望的事情，——担架員會和他一同掉到山澗裡去。

不錯，從山谷裡繞着山還有一條小路，但是它是通到平原上去的，那兒每一個村莊裡都有德國人的駐兵。隊伍不能到那裡去，但是兩三個人是可以到那裡躲藏的，然後可以不被注意的跑掉。

彼特里支把兩個自動步槍手和米爾考叫到自己面前。

「你們和俄國人沿着小路繞過山去。」他對自動步槍手說。

他說明：小路是怎麼走和向那兒轉：先要向左轉，然後看見岔路時，——向右。『你們和他走到最近的村莊裡，把他藏在那兒，直到他傷好為止。』

「也許，在道上德國人就會碰上我們，」一個自動步槍手搖搖頭說。

「不知道。我想，他們是認爲我們不會到那兒去的。你們只要一出發，很可能

我們這兒就開始作戰：所有附近的德國人會都向我們這兒來的。」

「你怎麼能開始作戰？」自動步槍手又理智地說，知道大隊的主要希望是這樣的，能在黃昏時候，在夜間，馬上攀到光禿的山頂上。

彼特里支皺了皺眉。他自己也知道這個。

「你們應當救出飛行士。他是俄國人，他是飛行士。」他說過，把米爾考叫到一旁去。

「你發現的飛行士，你應當把他送到。」他的聲音裡面一點也感覺不出對米爾考的、年歲有什麼看不起的地方。「呸，去吧。」

彼特里支拍了拍他的肩膀，扭轉身，走了。

過了十分鐘，兩個自動步槍手，米爾考和葉里霍諾夫，沿着剛能辨出的，沿着山下去的小路，避開德國人，移動了。

當米爾考把眼前的路程告訴了葉里霍諾夫之後，沉默一下，不過對於彼特里支同時就要作戰的事，葉里霍諾夫點了一下頭，只說了兩句話：「好吧，尼柯里支」。

把手槍從盒子裡拔出來，他把它放在懷裡。

米爾考也和所有的游擊隊員互相稱呼一樣，對葉里霍諾夫叫：「你」，或叫他

的名字『伏洛加』。

至於葉里霍諾夫，他永遠叫米爾考的姓——尼柯里支；他在自己的飛行隊裡習慣於叫同志們的姓了。

但是，現在這些習慣的語句：『好吧，尼柯里支』忽然變得是那樣意外的悲傷，彷彿他們是告別，米爾考也哆嗦了一下，想了想當前的危險。

路上過了半小時，天光已經開始完全黑暗下來，他們聽見身後有了互相射擊的聲音。先是聽見自動步槍的連續射擊聲，後來迫擊砲開始射擊了——越來越緊密了。

葉里霍諾夫停下馬，傾聽了一下。米爾考在半昏暗中看見了他的奇怪的，悲哀的臉。

『伏洛加，我們走吧。』米爾考說。

『等等！』

葉里霍諾夫傾聽了很久，後來一聲不響地轉過馬，向回走去。他都明白了。

米爾考跑到前面去，拉住馬籠頭。

『伏洛加！』他懇求地重複一句，向葉里霍諾夫的眼睛望去。

兩個自動步槍手也站在葉里霍諾夫的馬前，攔住他的道路。

「滾開！」葉里霍諾夫用自己的聲調喊叫，拉着馬籠頭。

但是米爾考和兩個自動步槍手繼續一動不動地站着。

射擊聲音越來越激烈了。葉里霍諾夫明白，對於這些現在在那兒，爲了救他的生命而作戰的人們，不論改變什麼方式都已經晚了，他們的回去不能不是可怕的和無意義的，可是他爲了這是很不愉快的。羞恥和無力的失望控制住了他。

「哎呀，你們！是不叫我和大家一塊兒犧牲，像人一樣死去呀！」他說，出乎意外地自己哭起來了——是在三年戰爭以來的第一次。

現在他對什麼都是很冷淡。米爾考帶轉他的馬頭，拉着他的籠頭。葉里霍諾夫一聲不響騎着走，憂傷地低下頭，這一夜他再沒有說一句話。

夜間他們照着彼特里支告訴他們的道路，這樣拐了兩次灣。第二次米爾考疑惑了很久，他覺得向左轉去的小路——不是路，只是一條乾溪溝的痕跡，但是他們商議了一下，還是決定了認爲這是兩條路的岔口，就向右拐下去。

黎明時光，他們攀到一道險坡上，從一塊大石頭後面走出來，遭遇到了德國人。德國人果如彼特里支所料，到戰鬥的地方去了，但是他們在小道上倒底留下了四

個哨兵。

他們算是四個人對四個人。但是德國人因為葉里霍諾夫騎着馬，所以先看見他們，而且首先開槍射擊。

一個自動步槍手立刻一聲不響地倒了下去，另外一個臥倒在石坡後面，沙聲喊叫：『米爾考，把飛行士領開！』放了第一排子彈。

米爾考用盡所有的力量抬起手臂向馬身上打去，牠轉過身，向後跳去，但是葉里霍諾夫拉住韁繩，迅速使牠停在路旁的一塊大石頭後面。他把那一隻好腿跨下來，很不方便地想從馬上下來。

『伏洛加！』米爾考幾乎是哭着喊叫。

但是葉里霍諾夫沒聽他的話，他從懷裡拉出手槍，一直想把那隻掛住的腿鬆出來，下馬。

米爾考拚命地拉住馬籠頭，用力拉着牠向山坡下拉去。自動步槍的一排子彈彈珠打在石頭上了，米爾考在看見之前馬上先覺得葉里霍諾夫已經無力地在馬身上搖幌了。

『把飛行士領開！』在兩排槍聲中間，自動步槍手又喊了一次。



米爾考跳到馬身上，一隻手抓住馬嚼子，另一隻手用成人一般的力量抱住葉里霍諾夫，勸着馬，從石頭後面跳出來，向小路上跑回去。

小路是向山坡下去的。馬跌跌絆絆，拚命從這塊石頭上向那塊石頭上跳，越來越快，後來幾乎是用蹄子登着爬了，在石頭上，飛一般沿着在他們頭頂上折斷和碰撞的樹枝中間的狹窄的小石溝底裡奔馳。

他們又這樣走了五分鐘。後來馬忽然開始向一旁倒去，米爾考剛剛從馬上跳下來，想扶住無力地和馬一同倒下去的葉里霍諾夫。

四周都是圓無人跡的樹叢。米爾考把葉里霍諾夫拉開在地上滾動的馬，看了看牠的渾身是血的身體，皺皺眉，照直對牠的腦袋就打了一槍。

葉里霍諾夫一動不動地躺着。米爾考解開他的皮帶，拉開制服。葉里霍諾夫胸前整個的左半面都浸滿了血，米爾考想：他是被打死了。

如果米爾考的年歲能再大一點和再能耐心點，他大概就會搖搖搖擺葉里霍諾夫，聽聽他的心臟，可以明白葉里霍諾夫還活着，只不過是兩粒流彈擦破了他的胸部，並沒有傷着骨頭。

但是葉里霍諾夫完全失去了知覺。米爾考不知道在這種昏迷中一個人幾乎呼吸

都看不出的。他絕望地第三次喊叫：

「伏洛加！」

被痛苦和恐怖弄迷昏了的飛行士沒有回答，米爾考在他面前跪了下去。

他用發白的嘴唇自己小聲囁嚅些連他自己都聽不見的話句，而且絕望地想起了彼特里文在分別時對他所說的話。大概，他們在夜間迷了路。

射擊聲響亮地從後面傳過來。米爾考跳起來，摸到自己的自動步槍，最後這幾分鐘他已經完全忘記它了。

他又跪下去，爬到葉里霍諾夫的沾滿血的制服前面，開始把列寧勳章解下來。他並沒有動其他的勳章——只把這個葉里霍諾夫曾經說過的這個最重要的勳章解下來了。

米爾考解下勳章，把自己身上的家織的紅色外套脫下來，只剩下了一件綠色的游擊隊襯衣。

他在地上摸了一下，找到了一根有尖叉的樹枝，用它戳破自己的襯衣，把列寧勳章別在胸前。

後來他站起來了。他知道人們是尊敬死者的，但是他伸手一摸軟帽子，覺得立

舞就要哭出來了，扭轉身，一面走，一面把自動步槍從肩上換掛到脖頸上，迅速沿着溝底向下走去。

他很清楚地知道，這是在他自己的童年生活中還從來沒有過的，現在他的前途是什麼。

一刻鐘之後，他已經到了他們遇到德國人的地方。他比小路爬高了有三十步遠。從上面可以看見四個躺着的犧牲者的身軀，還有兩個活德國人，其中的一個站着，靠在樹上吸煙，第二個蹲着，摘下鋼盔來，疲倦地用手帕擦臉和禿腦袋。

米爾考又向前走了幾步。小石頭從他腳底撒落下去。站在樹旁的德國人。探身去拿自動步槍。但是米爾考已經掀上了槍機子。在一長排槍聲之下，和貼在肚子上的自動步槍一同活動着，他看見一個德國人兩手一揚，倒下去了。

米爾考在沉迷情況中一直還在用麻木的手掀槍機子——直到德國人倒下去，直到他已經躺到地上。第二個德國人用來復槍射擊了。米爾考又端起自動步槍來，又掀了槍機一下，直到這時他才明白，他一排槍已經把子彈都放完了。

他也沒有想想自己應當怎麼辦，並沒有鬆開手裡的自動步槍，一直對着德國人向下跑去。

德國人又放了一槍。最初一瞬間米爾考沒有明白他是怎麼受傷的，他只不過覺得絆了一腳。他丟掉自動步槍，從斜坡上向下倒去，但是他痛得皺着眉，扭轉身又坐下了。他是肚子上受了傷，他的腿立刻就麻木了，他奇怪地覺得不能立起來了。他繼續坐着，脊背靠在石頭上，沉默看着自己前面。德國人走到他緊跟前，但是米爾考繼續從他身上望過去，——他已經什麼都感覺不到了。他漸漸失去知覺，竭力想要明白爲什麼他站不起來了。

他就臉上露着這種奇怪表情死去了。德國人走到男孩子面前，看見他胸前有一個亮東西，也不知是勳章呢，也不知是勳章。他端起來復槍，蹣起一隻眼睛，仔細描準了，開了一槍……

『這就是全部故事。』上校說。『後來游擊隊發現了屍體，把俄國的勳章又還了我們俄國人，不過說句尊敬的話，如果我那時在那兒，我就要把男孩子埋起來，決不把勳章從他胸前摘下來。』

『至於葉里霍諾夫怎麼啦？』我問。

『沒關係。還在飛。俄國氣質的生命力又發現了一次。他醒過來，爬了五天，後來爬到地方。後來割了一下傷口，縫一縫，補一補。這情形最好叫醫生講給你聽。』

上校沉默了一下，又附加說：

『又已經飛了一個月啦，而且還是向斯洛伐尼亞和喬爾諾郭里亞（註）飛。並且說什麼時候要飛到這兒來取勳章。』

向下降的飛機的嗡嗡聲傳來了。

『我想——今天誰都不能飛到這兒來。非常壞的天氣。』上校說。

『可能忽然恰恰就是葉里霍諾夫吧？』我問。

『可能。據說：他已經飛行超過一百次了。每當誰都不能飛的時候——他就飛。他說，爲了把他從死亡中救出一次來的人們，他是不惜再死一次的。』

（註）兩地都是南斯拉夫的州名。也是當年打德國人時游擊隊活躍的地區。

## 衝鋒以前

K. 西蒙諾夫

已經有很多年不記得在這些地方有這樣天氣不良的春天了。從清晨到黃昏天空是一片灰色，冰涼的小雨總是下啊下啊，還摻雜着潮濕的雪片。從黎明到黑夜你也弄不清——幾點鐘。道路忽而濘到一片黑色的泥湖裡去，忽而通到狂雪形成的兩堵牆中間去。

華西里·崔干諾夫少尉躺在村莊前面的，被小河的春水沖鬆的岸上，村莊的名字——匪格列布里——他直到今天才知道，可是明天他就會又忘掉，因為今天應當佔領這個村莊，他又耍前進，明天又要在其他的類似的村莊附近戰鬥，那村莊的名字他連知道都不知道。

他躺在河這邊的五座草屋中的一座的地板上，緊靠岸上，一座破橋的前面。

「華霞，啊，華霞？」躺在他旁邊的上士彼得連科對他說。「你幹嗎不噴聲，華霞？」

彼特連科從前曾經和崔干諾夫在哈里科夫同了七年學，一塊兒念過書，這是戰爭裡很少有的機會，又到了自己的老朋友的朋友的排裡。雖然他們階級不同，在離開人的時候，彼特連科依舊叫自己朋友的小名華霞。

「呸，幹嗎你不噴聲？」彼特連科又重複一遍，他不高興這已經過了半個鐘頭，崔干諾夫一句話也沒說。

彼特連科想要談談，因為德國人正在用迫擊砲向草屋射擊，說着話時間就會不知不覺地過去。

但是崔干諾夫仍舊不回答。他一聲不響地爬伏着，靠在草屋的破牆上，用望遠鏡通過外面的牆洞，向河對岸望去。說老實話，他臥倒的地方已經不能叫什麼草屋了，這只是草屋的殘骸。屋頂被砲彈轟掉了，牆倒了一半，風一吹，雨就把水點落到外套上和領子上。

「呸，你要幹什麼？」最後崔干諾夫離開望遠鏡，把臉轉向彼特連科：「你要幹什麼？」

「爲什麼你今天這樣愁眉苦臉？」彼特連科說。

「沒有煙啦。」

樞于諾夫認為問題是無意義的，又開始對望遠鏡看起來。

事實上他說的話是不對的。他今天的不噴聲並不是因為沒有煙抽，雖然這也給他些不快。他不願意說因為在半點鐘以前他忽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他已經滿三十歲了。他一起起這事，忽然又想起了很多很多，最好是不要想起來的事，特別是現在，再過一點鐘，天黑下來，就要灣過河去衝鋒。將要發生些什麼事情啊！

但是氣憤着自己，還是要想起老婆和兒子伏洛吉加來，還有三個月沒搗信了：八月的時候，他們拿下了哈里科夫，他們那一師人在離城十公里處通過，他遠遠地看見了城市，但就是不能進去，直到後來從信裡得知，老婆和伏洛吉加都活着哪。他們現在是什麼樣子，如何在盼望，是很難想像的。

他現在又是多餘的一次，想到已經三年沒見到他們了，他忽然又想起，不僅是這一次，上一次和大上一次的生日都是同樣在戰地過的。他開始想：他這幾次的生日都是在什麼地方過的。

四三年。四二年的四月間，他們駐紮在莫斯科附近的戈沙特斯克，彼吐希克村。也不知他們是向這個村莊衝鋒了八次，還是衝鋒了九次。他想起了彼吐希克村，帶着一個從那時起看見過很多事件的人的惋惜表情，自己非常清楚地想到，這些彼



吐希克村根本就不應當像他們那時攻佔它們的樣子去攻佔。而是應當開到離開十公里外右面的鄰村普羅霍洛甫克去，從那兒包抄德國人，那時他們就會自動地從這些彼吐希克村退出來。今天我們將要拿下匝格列布里，已經不像那時——總是腦巴骨碰腦巴骨了。

後來他想起四三年。那時他在那兒啦？十號他受了傷，可是後來呢？是的，不錯，那時他是住在醫院裡。雖然他的腿傷得很厲害，但是他要求把他留在醫院裡，不願離開隊伍，否則到軍事委員會去他們是什麼話都不願聽他的。你會從那兒派到隨便什麼地方去，決不會是自己的原隊伍。是的。那時他躺在醫院裡，離最前綫只有七公里。重砲彈從腦袋上飛過。離庫爾斯克五十公里。過去一年了。那時在庫爾斯克附近，而現在是在羅甫諾附近。忽然又想起所有這些名字了：彼吐希克，庫爾斯克，羅甫諾，他意想不到地對自己笑了，他的憂鬱情緒消逝了。

『踏過了許多地方。』他想。『自然，走法都是一樣。不過依靠機械拖拉的坦克車手或者砲兵，他們是不太覺得這個的，如果是靠馬拉的砲兵就已經覺得他們是走過了多少路……但是最明顯覺得的——是步兵。』

的確，曾經有三次或四次坐在汽車上行軍，調動，不然就都是用腿走了。

他企圖在思想中回憶一下，這是多大的距離，又不知爲什麼想起了七年同學時的一間角上的教室，那兒窗戶中間的牆上掛着一張大地圖。他在腦筋裡想，從彼吐希克到這兒他走了多少路。在地圖上看來不過二千里，可是大概有一萬里了。是的，確是這樣。在地圖上——顯得少，但是從這個村莊到那個村莊地走——却很多。

他轉面向彼特連科，小聲對他說：

『很多……』

『什麼「很多」呀？』彼特連科問。

『走了很多路。』

『是的，我因爲昨天的行軍，腿還酸哩。』彼特連科同意了。『走了三十多公里吧，啊？』

『這還不算多……但是總起來就多了……這很有趣——從彼吐希克……』

『什麼彼吐希克呀？』

『是那個彼吐希克……從彼吐希克到這兒我走了兩年。據說，到德國我們還要走很久，不是一個月。等到戰爭一完結，坐上火車，一下子——就成啦，已經到了

哈里科夫。呶，也許，最高限度，一個星期總可以到了。到這兒走了兩年，但是回來——一星期，這是步兵坐上火車走。」他完全是幻想着，又說。「火車開啦。甚至於到這種程度，連五公里路都不願步行走啦。據說，火車走的時候，從戰士們住的村莊旁邊走過，他——一下子，搬住「閘」——火車停下了，下去。」

「那末車掌呢？」彼特連科問。

「車掌？那沒有什麼，那時會給我們這種權利。」崔干諾夫繼續幻想着說：「在我們每一個人的自己的村莊前面停車是我們的很重大的工作。」

「呶，一直把我們送到哈里科夫。」彼特連科理智地說。

「把我們？」崔干諾夫問：「現在我們和你是一直到匪格列布里，以後才是到哈里科夫。」他停了一下又說。

從他們頭上飛過幾個迫擊砲彈，落在後面田地上的某處了。

「一定是舍列茲諾夫向後爬哪，」崔干諾夫轉身向一旁說。

「你早就把他派出去了嗎？」

「已經兩點鐘了。」

「帶着熱水瓶嗎？」

『帶着熱水瓶哪。』

『啊，想吃點熱東西，』彼特連科夢幻地，好像是想什麼得不到手的東西似的說。

崔干諾夫又用望遠鏡照了。

彼特連科躺在旁邊，望着他，試驗着想想，崔干諾夫在現在這時候他想的是什麼。他是一個不能安心的人。大概，他一直在想怎樣渡過河去是最好。一直看兩個鐘頭，彼特連科把這種思想說出，又說出『不能安心的人』這句話，是帶着點憤怒的，但是他想崔干諾夫這種性格還是可尊敬的。

崔干諾夫，華霞，就和他並排躺着，他們一同讀書讀到七年級，他離開那學校的時候，崔干諾夫却留在那兒讀八年級了……他躺着和照望遠鏡……這又不是學校，而是戰爭，又不是哈里科夫，而是邊境附近的村莊。這也不是華霞了，而是少尉崔干諾夫——自動步槍排排長。他的上嘴唇上有一撮紅鬍子，這使他增添了堅強和老練的樣子：有一個上校曾經問他，曾經參加過那一次日爾曼戰爭嗎。

『不能安心的人，』彼特連科自己對自己重複說。『他受過多少次考驗啦！四次傷，三個勳章和獎章……是否只要有可能，有時也可以保護自己一下……譬如在

路上的時候坐上大板車，走那末五公里路，使腿不要太疼。他却沒有這樣過，總是在自己的自動步槍手前面走。比所有的人醒得早和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睡的。」

彼特連科自己到前方來還不久，三個月。當他一想到崔干諾夫差不多打了三年仗，這使~~他~~已很感動，他覺得崔干諾夫是個英雄。實在話——他已經打了多少仗！可是他用自己的腿在一營人的前面走啊，走啊，第一人攻進村莊……

他這樣想，望望崔干諾夫，但是崔干諾夫有時拿開望遠鏡，自己也想到關於彼特連科。不過他的思想和彼特連科完全相反。

『誰他媽的知道！』他想。『如果野戰廚房不能來到營裡怎麼辦呢？舍列茲諾夫帶回空熱水瓶。這個人却要熱東西吃。他是這樣抑制着，他是個有耐心的人，——但是需要熱東西吃。他一共打了三個月仗，在他是很困難的。如果——像我一樣——三年，那末對什麼都習以為常，就會輕鬆啦。可是直接就派到自動步槍隊，而且一直就進攻，是困難。』

他看着望遠鏡，看見在村頭上河對岸的一座大木板棚的兩堵破牆之間有輕微的動作。

『彼特連科同志，』他用『您』來稱呼彼特連科，『您爬到金尼索夫地方去，

他在第三座草房的小坑裡爬伏着哪。把他的狙擊來復槍給我拿來。」

彼特連科爬走了。崔干諾夫一個人留下了。他又用望遠鏡照，現在是只想着那個在板棚裡蠢動的德國人。要用來復槍打中他，用自動步槍是不值得的，你打草驚蛇。如果岸來復槍一下子——就沒有德國人啦。」

右岸是很高而且很陡。「如果像從前彼吐希克附近那樣進攻，可以擺一個營的兵力，」崔干諾夫想。

他看看錶。到天黑進攻的時候還有三十分鐘。早上營長，莫洛佐夫上尉把他叫到面前，宣佈了任務。現在他的心裡很高興，因為知道將要發生的一切事情。在二三十分鐘之內，一個連迂迴到村莊外的道路上，於是他就喧嘩着一直衝出去——那末德國人就從四面完蛋啦。

從右面連續放了幾排自動步槍。

日馬琴柯打哪，「他傾聽一響說：『對的。』」

他在三個鐘頭以前就給自己的三個自動步槍手下了命令，每隔十分鐘至十五分鐘就向德國人放一陣；……爲了他們得不到更多的安靜，以免猜到他們的迂迴。

崔干諾夫想到日馬琴柯，開始輪流着想起自己的全體自動步槍手來了。那十六

個活下來的，現在和他一塊兒臥倒在這兒的村外破房子裡，等候着衝鋒，其餘的人——那些人都已經從排裡除了名：有的犧牲了，有的受了傷……

換過很多人了。很多……他想起了紅鬍子的，不很年輕的霍洛摩夫，他從前曾經使他很着迷，也留下了這樣的鬍子，可是後來在施托米爾附近的戰鬥中救了他，打死德國人，然而後來，在諾沃格拉得——伏倫斯克附近犧牲了。冬天裡埋葬他，而且也在下雨，那時開始掘墳坑了，不時從鐵鍬上落下泥片來，不知怎麼是那末困難和令人氣憤，泥土——是那樣泥濘，潮濕——落到朋友的臉上。他跳進墳坑去，用軟帽子遮住霍洛摩夫的臉，是的，可是現在覺得這是很久的事了。後來又前進，前進……

他竭力不去想那些已經不在的人，只想活着的，現在和他在一塊兒的人們。舍列茲諾夫拿着熱水瓶到營部去了。這個人——是那樣熱血的人：如果野戰廚房裡有一杓子熱飯，一定要拿回來的。但是日馬琴柯是個懶人。用自己的長腿走路，棉襖上也沒有鈕子了，只用皮帶勒着。不管泥濘在他的小坑裡已經滿了，他就這樣浸在裡面，等到需要挖掘戰壕的時候到了——別人給自己在半小時之內掘好應掘的深度了，但是他總是和大家不同，只掘一半。

『日馬琴柯，啊，日馬琴柯，你不愛惜自己的性命嗎？』

『少尉同志，那地可太泥濘啦。』

『你要這樣考慮考慮，會由於你的懶把你打死的。』

『那不會……』

確實：兩年以來他參加了一切的衝鋒，不但一次沒有鏗傷過他，甚至於彈片都沒碰到他的外套上過。

崔干諾夫想完日馬琴柯以後，又想到金尼索夫，就是他剛才派彼特連科到他那兒去取狙擊來復槍的。那人很愛惜武器。他永遠是既攜帶自動步槍，又帶來復槍。他是從哪兒弄到的——狙擊來復槍？誰知道他。但是保存得很好。現在要他的槍，大概很痛惜……雖說是少尉要，但是終久捨不得給。主人……

他又想起了老湯的，麻子臉子的下士，他姓考尼亞加，上星期他曾對他喊叫過三次：他總是在尾巴上慢慢走，落在後面。那人只是很馴順地立正和一聲不響。可是後來第五天或是第六天，最先到一個村莊停下來過夜了，崔干諾夫忽然走進考尼亞加住的房子，看見那人正脫下鞋襪，閉住眼睛，因為疼痛輕輕喊叫，把包腳布從腳上扯下來。他的腿腫着，而且沾滿了血，這樣幾乎使他不能走道了。但是他還是



走……等崔干諾夫一看見他把包脚布從腳上扯下來，對他喊叫了一聲，他跳起來，驚慌失措地看了少尉一眼，好像是犯了什麼過錯。

『你是我的親愛的，』崔干諾夫表現着意外的愛撫對他說，『媽媽的，爲什麼你不說呀？』

但是考尼亞加和平常一樣，站起來，一聲不響，直到崔干諾夫命令他坐下，他用一隻手把他的肩膀，也坐在他旁邊，考尼亞加解釋爲什麼他不願說話：那樣一來他就得離開幾天，到醫院去，很可能，再回來時不一定能回到原隊伍來了。

崔干諾夫也明白，考尼亞加是一個生來很安靜的，靦腆的和胆怯的人，這樣對周圍的同志們已經成了習慣，如果一離開他們的話，他就覺得特別害怕，因此才不分晝夜地用自己的腫腳跟着走。他就這樣留在排裡了。排得到了一晝夜的休息，醫生才能給考尼亞加治治。

排裏還有其他的，各式各樣的人們。崔干諾夫還沒能把他們之中的一些人詳細瞭解，戰前他們的生活，不過他已經對他們加過注意了，在路上走着，有時自己就一直在想，他們從前可能是什麼樣的人，等他問問他們，證明自己的猜臆果然不錯時，他就很高興。

『上尉同志！』

排裏最近這一個月，自從他升級爲中尉以後，大多數都簡單地稱他爲『上尉』，一部份人是爲了省事（註），另一部份人也很可能是不自覺地想諂媚他。

『上尉同志！』崔干諾夫並沒有轉身。他就這樣從聲調上聽出，這是從營裏回來的舍列茲諾夫。

『呶，你有什麼話說？廚房來了嗎？』

『沒有，上尉同志。』

『你幹什麼呀？……如果早說——我就從地底下弄點東西出來啦。』

『廚房夜間來，』舍列茲諾夫回答，『營裡人這樣告訴的。廚房出來了，但是泥濘太厲害，還要再套上兩匹馬，也得夜間到。等到我們把村莊一估領，就把飯一直送到那兒去。』

『夜間——這很好，』崔干諾夫說。『可是現在沒有吃——很不好。』

『所以給您帶點小禮物來。』

『什麼禮物？把熱水瓶拿來了嗎，怎麼的？』

『什麼熱水瓶！』舍列茲諾夫晒了一下舌頭，只有一個伏特克酒的念頭。『上

尉送的禮物。告訴我：「你帶這個去吧。」」

舍列茲諾夫把皮帽子摘下來，從折起的地方拿出一個小紙團。崔干諾夫很有趣地注視着他。原來紙團裡包着兩個小銅星。

「上尉是給自己做的，也叫給您做了幾個。」

崔干諾夫伸出手去，接過。銅星放在手掌上，望着它們。他很高興上尉對他們的注意，以及現在他有了可以別在肩章上的小星。

「這兒有肩章！」舍列茲諾夫說。「這是我自己帶來的。」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對新的紅軍肩章來，遞給崔干諾夫。

「這是紅軍的。沒有條子。」

「您可以把星釘到它們上面，戴上它們，至於條子我來給您畫上。」

彼特連科爬到崔干諾夫跟前來。

「拿來嗎？」崔干諾夫眼睛沒有離開望遠鏡問道，也沒有轉身，從彼特連科手裡接過狙擊來復槍。

他把望遠鏡放在旁邊，爲了方便一點，大大地劈開兩腿，牢牢地把肘部撐在地上，把破板棚的廢墟的那個角落正描準在望遠鏡看到的目標內，他所看見的德國人

就隱藏在那兒。現在只是在等候了。廢墟上面什麼活動也看不出。

崔千諾夫忍耐地等着，全付精神都集中到當前的射擊上了。雨繼續下，雨點落到外套領子外頭，崔千諾夫手也不離開來復槍，扭着頭。終於德國人露頭了。崔千諾夫撇了一下機子。射擊的短促的響聲——德國人的腦袋就消逝在那兒的廢墟中了。現在雖然還不能確信，但是以後，等把村莊佔領之後，就可以知道那人沒有，——但是崔千諾夫確定地覺得，他是倒下去了。

崔千諾夫對人們的憐憫心理一直是有的，他生來是個好心腸的人。雖然他是習慣了，但是直到現在一看到我們的犧牲的戰士就會心裡哆嗦，他可沒有把這表現到外面來，一種不很強烈的，從童年以來就養成的死前的恐怖感覺會在他身上復活。但是他的眼睛看到德國的死人，不管是多末可憐和殘酷的樣子，他就完全而且並不假裝，他對他們的死亡很冷淡，他們除了引起他有意地想數數他們有多少之外，再引不起他什麼別的感覺。

崔千諾夫疲倦地嘆口氣，小聲說：

『他們什麼時候才能完哪？』

『誰？』彼特連科問。

『德國人，你坐在這兒，我去把他們都包圍住，再回來。』

拿起自動步槍，崔干諾夫從草屋裡走出去，忽而跑着，忽而爬着，挨次看看自己的全部自動步槍手。德國人的迫擊砲繼續的整個的向岸邊轟炸，現在他臥倒在短牆外面，沿着開濶地方活動時，砲彈的唱歌一般的嘯叫聲並不是顯得如何可怕，却是更清楚了。

崔干諾夫從這個自動步槍手爬到那個自動步槍手處去，而且最後一次用手對每一個人指指那些通過低地和小河的道路，那些道路都是他早已看好了以便衝鋒的。

『一直不好嗎，上尉同志？』證明了自己是個懶人的日馬琴柯好像問：爲什麼要斜着走，本來可以一直跑過去？

『你是糊塗腦袋瓜，』崔干諾夫對他說。『這兒是斜坡，你看——是坡頂，一跳到那邊的岸上——立刻就是一片死地。他的火力是不能從坡頂後面——到你身上的。』

『如果一直的話，這樣會快點。』日馬琴柯注意地聽完話，說

『總之一切，』崔干諾夫有些光火，已經是嚴肅地，稱呼着『您』說。『日馬琴柯同志，如何命令您，您就怎麼做——就完啦。等到我們佔領了村莊，您就可以

吃飯啦，那時您就可以用杓子從鍋子裡盛飯，您要怎麼快，您就可以怎麼快。」

崔千諾夫走到考尼亞加處去。那人正臥倒在一個土堆後面，這是堆在一個很深的地窖上面的。盤着腿，把自動步槍放在自己身旁。

地窖的門口，儘上面那一礮上，和考尼亞加並排坐着一個老太婆，結着一條黑頭巾。看來，他們是在談話，崔千諾夫一來給打斷了。老太婆的身旁，桌上放着一隻裝着半下子牛奶的瓦罐子。

『您要喝點牛奶嗎？』老太婆用這話代替了對崔千諾夫的致敬禮

『要喝，』崔千諾夫說，很滿意地把瓦罐子裡的牛奶喝了幾大口。『謝謝吧，老奶奶。』

『上帝保佑您，只要壯實就行。』

『怎麼，一個人留在這兒了嗎，老奶奶？』

『不是，爲什麼一個人哪。都在地窖裡哪。只有老頭子把牛趕到樹林裡去了。我見您的小夥子躺在這兒，』她向考尼亞加點點頭，『這樣瘦和臉色這樣蒼白，我就給他送點牛奶來啦。』她露着母親的愛憐表情望着考尼亞加。『我的兩個兒子也在打仗哪，他們在哪兒——誰知道他們啊。』

崔千諾夫想把考尼亞加對她講講，說這個瘦削的矮小的上士——是個勇敢的戰士，已經走了許多天，從沒有抱怨自己的腫腿是怎樣疼痛過，五天以前他還打死過兩個德國人。

但是崔千諾夫沒說這話，却稱讚地用手拍着考尼亞加的肩膀，問他：

『呸，腿怎樣，啊？』

考尼亞加和平常一樣回答：

『不要緊，會長好的，上尉同志。』

『要緊的，是在黑暗中不要互相失了聯系，』崔千諾夫對他說。『你——最低限度要緊跟着日馬琴柯，和跟着金尼索夫。他們向哪邊去，你也向哪邊去，好一同衝進村去。』

『我和金尼索夫已經在這兒商量好啦，』考尼亞加回答，『這就是穿過那個淺灘，我們就向左跑。』

『對啦，』崔千諾夫說，『就是這樣，穿過沙灘，向左，你們這是對的。』

他想對考尼亞加說幾句堅強的，能安慰的話，譬如說，夜間他們就能進村莊，一切都會弄很好，大概，會全體都活着，可能有什麼人只受點傷。但是他這類的話

一句也沒說出來。這誰能知道他，也許，這個現在和他說話的考尼亞加，在自己當兵的過程中，他只能走到這個匪格列布里村，而且躺進無名的小土崗下的地下去。這就是戰爭。

崔干諾夫回到自己原地方來。已經差不多完全昏暗了，德國人害怕天黑，不斷氣地把迫擊砲彈打到全部斜坡上來。崔干諾夫看看手錶。

如果在最後的時間上不發生什麼變化，那麼離衝鋒時間只有幾分鐘了。但是營長莫洛佐夫上尉是不喜歡改變的。崔干諾夫知道他自己帶着一個連去包抄匪格列布里，如果有可能的話，莫洛佐夫現在一定是沒在泥濘裡，已經繞過了村莊，甚至於很隨便地已經把營裡的砲拉到那兒去了。

幾分鐘……關於當前的死亡危險的念頭控制住了崔干諾夫。現在前面的潮濕的土地彷彿特別不可愛了，而且很不願意和這堵可憐的短泥牆離開，你是臥倒在它的後面啊。他想着他們跑到前面去，德國人對他們射擊，特別是從那些個儘轉灣處房子裡向外射擊。他想到子彈的哨叫和劈拍聲，也不知是什麼人喊叫聲或者呻吟聲，因為在這次衝鋒裡面一定要有人受傷。一陣不由自主的恐怖的不快的冷氣通過他的全身。首先他覺得今天冷起來了，冷得厲害。他縮起脖子來，聳着肩膀，把自己身



上的外套裹裹緊，把皮帶的眼向裡結緊了一個。他又覺得不這樣冷和可怕了。他固執地竭力準備使自己迎接當前的困難時期，忘掉潮濕的，泥濘的土地，也忘掉子彈的哨叫和死亡的可能。他強制使自己想未來，不是最近的未來，而是遙遠的未來，想到他們還能佔領的城市，想到他們能達到的邊界，以及以後在國外那兒的情形。自然，還想到每一個已經打了三年仗的戰士所想到的事情，——關於戰爭的結束問題，不論怎麼說，他們佔領了這個村莊——匝格列布里，離戰爭的結束總是越來越近了，這是還座落在和將要在他們的路上出現的幾千百村莊中的一個。

『你是跳不過它去的，』崔干諾夫說，『要把他佔領下來。』由於這個念頭，他那剛才熱望地衝鋒前的時間拖長的思想，忽然又想縮短它們，最好馬上，這一分鐘內就開始。

村外，離這兒一公里半處，忽然一下子就發出了數響砲聲，崔干諾夫聽出了是自己的營部大砲的熟悉聲音。後來，村莊周圍一下子就佈滿了機關槍的噠噠聲，大砲又射擊。

『到底把它們拖到啦！在最後一分鐘！』崔干諾夫狂歡地想着莫洛佐夫上尉。崔干諾夫全身立起來，咬着牙齒打哨子，大聲地打着哨子，向前，沿着斜坡跑。

去，向前，向下，衝到通過無名的小河的沙灘上，還是他剛剛知道名字的匝格列布里村就座落在沙灘的那邊。

（註）俄文的『中尉』和『上尉』兩個名詞，一個長，一個短，叫『上尉』能省一半字，所以這樣說。

# 奇怪的故事

A·托爾斯泰

就是它們……排着隊魚貫而爬——一輛，兩輛，三輛——畫着白圈，像貓眼睛一般，還有黑十字……普羅斯珂維亞·薩維士娜站在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的背後畫了一下十字。坦克車剛一轟隆隆響，他就跳到長凳上去對着小窗戶，緊貼在玻璃上，但是當她畫十字的時候，他急忙轉過身來，硬毛的連鬚子中間露出了稀疏的牙齒，笑了。坦克車後面是裝滿了平坐着兵士的大型載重汽車，順着泥濘的村路通過。也是灰色的、死人一樣的、可憎的德國人的臉用空虛的眼睛，從深深的鋼盔——閃灼着一層灰色的潮濕的光——下面向外望着。

通過的縱隊的喧嘩聲平息下去。又開始傳過來很遠的雷鳴般的轟隆聲。漂特爾·菲里波維支離開了窗戶。他的眼睛上的全部皺紋都笑了，在縫縫起的眼皮裏面略能看到的眼睛莫明其妙地閃灼了。普羅斯珂維亞·薩維士娜說：

『主啊，真可怕呀……嗚，怎麼辦，漂特爾·菲里波維支，也許，現在我們能

像人了吧？」

他沒有回答。矮小的、紅頭髮的、鼻孔寬大、頭髮光禿的他坐着，用手指甲敲桌子。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想要談談有關他們房子的事，但是她的嘴被膽怯封閉住了。她怕了丈夫一輩子，從一九一四年，把他從一個窮苦家庭帶到一個富裕的舊教徒家庭裏的時候就開始了。多年以來彷彿不覺得怎樣了。本年春天，當傑特爾·菲里波維支受滿了十年的刑罰，又回來的時候，她又開始怕他了，現在她是覺得非常氣惱：這種恐懼是爲了什麼？他既沒打她，又沒罵她，但是只要一擰頭，他就像對於什麼都嘲笑，他就像有些什麼神祕事件。從前他們在家裏根本就不知道怎樣叫讀書，現在他從村圖書館裏把報拿回來，還點上火油燈讀書。爲了這特意從上方帶來一副眼鏡。

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什麼話也沒說，開始準備午飯，把白菜、葱、青菜都切碎，向杯子裏倒了些稀克瓦斯，氣勢洶洶的喊叫孩子們。吃了些生了霉的乾糧；米、麵粉、燻鵝和燻肉——這都是收藏起來防備被德國人看見的。傑特爾·菲里波維支和平日一樣，在拿起勺子之前，先從袖子裏伸出點手臂來，從肘部彎起來，用手掌撫摸一下頭髮，——他這是一種從父親學來的習慣。當他把手放下來時，普拉

斯克維亞·薩維士娜忽然表現着女人的矛盾說道：

『把村蘇維埃的匾摘下來啦，現在一定要把房子還我們啦。』

她放下釣子，用圍裙擦擦眼淚，不住氣地把話句撒出來，——形成了很長的、聽過不下百次的抱怨。

澤特爾，菲里波維支和孩子們——也是像父親那樣紅頭髮的男孩子，十二歲的女兒，一張乳白色的、憂鬱的臉——一聲不響地繼續喝菜湯。最後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說出了那種使他煩心的新意見：

『布拉郭威士琴斯克村派一個刑事犯人——大家都這樣說，——當了村長，給了他一所磚蓋的樓房和馬……但是你呀，也有受過苦的功勞啊……』

『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你真是一個全世界的女混蛋！』澤特爾·菲里波維支只回答這話，而且是回答得如此肯定，使她打斷話頭，沉默下去。

次日來了幾輛載重汽車，坐着德國人，已經不戴鋼盔，而是戴的軟軍帽。軍官們佔據了有鐵屋頂的好房子，那是澤特爾·菲里波維支的父親住的房子，座落街對面，和現在他住的小房子斜對着；兵士們都分住到小房子裡去了。還是在這以前好幾天，差不多全體青年——女孩子和未成年的小夥子們，都從村中逃出去了，也不

知是什麼人把他們引誘走了。德國人對這很不滿意。他們在司令部門上和井沿上貼上了佈告，——用兩種文字印在很漂亮的紙上的，——對俄羅斯人活動的規則，唯一的處罰——死刑。後來開始挨戶搜查。被嚇壞的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講述，有一個兵士到他們家去——是一個專門尋覓隱藏起的小豬的人；他輕輕的走進院子，開始哼哼起來——你就辨不出真假；哼哼啊，聽聽啊。的確，在幾家院子裏他喚出小豬來了，而且那還是已經很嚴密地藏在那樓上的哩……就是爲了這後來女人們就哭起來啦……

德國人搶去所有的東西，把小房清理到光光的。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難過了，夜間把用過的舊東西從箱子裡搬到地窖裡，從那兒——又送到煤灰堆裡，埋到爐坑裡，或者還送到也不知什麼地方去。最後，漂特爾·菲里波維支跪着腳向她喊叫：『你定心坐着吧，或者滾出去，死到什麼地方去，滾吧！……』他們的房子彷彿被監視起來了，把它巡查遍了。最後來了兩個抗來復槍的人。漂特爾·菲里波維支記還是他父親戴過的羊皮帽子移到眼睛上，鎮定地在兵士中間走着。他在司令部的台階旁邊停下，看了看，一個身材長大戴着眼鏡的、完全是知識份子外表的德國人，正把一個十四歲的圓臉的女孩子向自己懷裡拉，注視着她和撫摸她；她害怕地

架起胳膊肘子來，悄悄說：『不要啊，叔叔，不要啊。』他把她夾在兩膝中間，用巨大的紅手掀她的胸部。她哭了。他向她的後腦海上推了一下，——她顛了一下，走了；他正了正眼鏡，向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看了一眼，——不是對着臉，不是對着眼，而是向上看。

『這就是漂特爾·郭爾希柯夫嗎？』他有點氣喘吁吁的問。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跟着長大身材的德國人走進他所降生的、長大的、結過婚的、埋葬過父親母親和三個孩子的那座房子去；這座房子在他身上懸了一輩子，好像鄉下人身上的獨眼鬼神一樣，使他變成了駝背。牆壁很新鮮地粉刷過，地板擦得乾乾淨淨；有三個窗戶的屋內散發着雪茄煙氣味；從前過大節日的時候，郭爾希柯夫家的人們就在這兒圍坐在桌子旁邊。第二個德國人小心地放下鋼筆，也是從腦袋上面向走進的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看了一眼，用俄國話說道：

『摘下帽子來，坐在門口的椅子上。』

這個德國人很漂亮，留着小黑鬍子，油亮的分髮；黑色的領鈕上——銀色的閃紋，那是用古代的楔形字母來表示『S』和『S』兩個字母的（註），同時也是日耳曼戰爭之神——陶拉——的主要標幟。

「您的歷史我們知道，」他在沉默片刻之後開口，「您是蘇維埃政權的敵人，我希望您仍舊是這樣的人。（漂特爾·菲里波維支把制帽放在膝蓋上，伸出連鬚鬍子去，透過皺紋包圍的眼縫，用閃灼的瞳仁向軍官老爺望着）。我們要您幹什麼嗎？我們要您：對於居民的一切情報，特別是和游擊隊聯絡的情報；強迫居民工作，——俄國人是不會工作的，我們德國人不喜歡這個：人應當從早到晚工作，工作一輩子，不然死神就在等候他；在我的故鄉，我的父親有一個小磨坊，一條狗在拉磨，——牠晝夜拉着磨輪子跑；狗——是聰明的畜牲，牠要生活，——我不能說俄國人能趕得上這個的……因此，您將要被任命充當茂德月陀甫克村的村長。星期一您將要參加兩個游擊隊員的執行死刑。這以後您就可以擔任自己的職務了……」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回家了。妻向他奔過來。

「嗚，他們對你說什麼？房子還我們嗎？」

「有什麼呢，有什麼呢，」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回答，疲倦地坐在長凳上，解着圍巾。

「他們還對你說什麼啦？」

「他們囑咐，叫你給我把澡塘子燒燒。」



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不敢張口了，閉住嘴唇，呆望着丈夫。但是不敢再問……『不過也許是真的——今天是星期六，德國人喜歡有秩序的……』她穿上靴子，到小河邊去燒澡塘子了。

傑特爾·菲里波維支很舒服地洗了洗澡，喝了頓茶，躺下去睡了。還是天亮以前他已經不在家了。

使領子上有閃光紋的漂亮德國人非常不安的游擊隊有一個司令部——如果照直路計算，距離蔑德月陀甫克村並不遠，但是要想到那裏却很困難：羊腸小道和略能辨出的小徑，只有本地人才熟悉的道路，通過濃密的小松樹林子，赤楊和其他樹木的亂叢，直到池塘邊；司令部就設在池塘中間一個堅固的小島子上；所有通到島子上的通路都設置了掩蔽哨；德國人不敢冒險把鼻子拱進這片樹林子來。陌生人走進那兒——他會聽見，忽然旁邊有啄木鳥在啄木聲，遠遠地有鸚鵡呼應牠的聲音，奇怪的聲音順着整個樹林子滾——叮鏗聲和哨叫聲，烏鴉的呱呱聲，狗的狂吠聲……陌生人會感覺到很難過……

今天風平浪靜，下着毛毛細雨。游擊隊司令部裏並沒有預見到什麼巨大戰鬥的象徵。小組——三四個人——和平常一樣派出去了；一部份——去偵察，另一部份

——在大道上埋地雷。特別組還是天沒亮的時候就在等候軍用火車。用石灰灌注的鐵路基兩旁，爲了要發現游擊隊的踪跡，每隔兩公里地方就有德國人的哨兵瞭望，憂傷地和害怕地向兩邊看望。離他們十步路遠，一片小池塘的蘆葦叢裡，一個擔任監視哨的女孩子臥在折斷的葦枝下面，指着一隻卡拉賓槍，還有兩枚黑色的手榴彈，有鵝蛋大小；稍遠處，一棵砍倒的大樹根後坐着一個男孩子，——他曾經看到戴鋼盔的渾身灰綠色的兵士們把他全家人——母親、祖母、小妹妹——都推進裝乾草的板棚去，夜間草棚着了火，在許多呼叫聲中聽到了母親的聲音……男孩子的臉是黃色的，佈滿了老人的皺紋，他的眼睛也不離開沿着路基走動，深深扣着鋼盔的德國人。

當一個哨兵已經走過游擊隊員們所注意的地方時，就有一個穿一身緊結着皮帶的、扣着鈕子的羊皮上衣的敏捷青年在他的背後只一跳，越過了路基，把自動步槍挺到自己前面，另外一個青年立刻也是那樣沒有聲音地，從灌木叢中奔出來，用迅疾的行動開始把複雜的和恐怖的炸彈埋到鐵軌下面去。

樹林子震得轟響，在路邊拐彎處就可以看見全身的火車來到了；噴出了白色的煙團拖到地面上，在留得高高的樹根和稀疏的細樺樹中間亂滾。巨大的、在輪子上

架着的、熱氣騰騰喘息的火車頭靠近了；哨兵們從路基上下來，表示道路可以自由通行。火車頭前面發出了尖利的爆炸聲，沙土旋風飛舞起來，鐵軌的碎片吱咯響着飛到一旁去了；火車頭就用全部猛烈飛進的重量栽進道木去；車輛一輛跟一輛地移動着，乒乓兵響着，開始從後面堆集到火車頭的翹起的尾巴上去，彎了過來，沉重地顛覆到斜坡下去。許多灰綠色的人們都從它們裡面唧唧着跑出來……

除了這樣的事情以外，游擊隊在這個早晨還有很多其他的工作。參謀長葉福求霍夫，輕輕地和客人——騎兵偵察隊長，伊萬·蘇達列夫——在談話。他們坐在偽裝着的土穴附近，一棵砍倒的松樹上，冒着濛濛細雨，喝着繳獲的洋鐵罐頭裏的，還是普希金早就歌頌過的法蘭西香檳酒。這樣潮濕的天氣，兩個人的舊傷都有些難過。葉福求霍夫講述各種困難和有關由於他對敵人戰鬥準備情報的不足而造成的失敗，講述在德國人後方所發生的事件。

『需要一個深入的偵察員哪，兒去找這樣的人呢？這就是我的苦惱。』

『你的苦惱是正確的，』伊萬·蘇達列夫批判地說，把鐵罐裏的剩餘的薄酒汁都傾出來。『沒有深入的偵察，就等於眼睛被蒙起來的勇士去打仗，而且這是荒乎其唐。』

在談這話的時候，被雨水淋成灰白色的小松樹搖蕩了，撒落着雨點，出現了兩個女孩子，都穿着深色的、濕透了的制服，短裙子，長靴子。她們手裡端着上着刺刀的來復槍，領着漂特爾·菲里波維支·郭爾希柯夫。他的眼睛用一塊布手巾紮住，把兩手伸到自己前面。姑娘們爭先恐後地搶着說明，講這個人如何在離這兒三公里處被她們抓住，也不明白他是怎樣穿過掩蔽哨的。

『這是一條肥胖的鱒魚，』伊萬·蘇達列夫對參謀長說。『我曾經在蔑德月陀甫克他家裏住過一夜，能幹和狡猾，他說話很有趣。』

姑娘們給漂特爾·菲里波維支解開眼睛，把來復槍抗到背後去，不願意離開他。漂特爾·菲里波維支抬起頭來，向霧濛濛的林頂上望着，嘆口氣：

『實在，我是到您這兒來的，我有事情找您。』

『奇怪，您有什麼事情能來找我，』參謀長回答，凝固地和冷冷地望着他。『怎麼的，德國人欺侮您嗎？』

『相反，德國人並不欺侮我……我曾經爲了危害罪坐了十年監獄』

『您知道嗎，郭爾希柯夫，現在您——不速之客——既然來到這兒，您要回去可就難啦？』

『怎麼，知道啊……我是來送死的……』

參謀長和伊萬·蘇達列夫互望了一眼，在木柱上挪動了一下。

『您請坐吧，郭爾希柯夫，說話會方便一點。爲什麼您挑了這樣個復雜的自殺方法？』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坐在一根小木柱上，雙手交叉在肚子上……

『考慮，考慮過了，你們是不會相信我的……沒有法子再讓步了——昨天他們把我叫了去，你看，叫我擔任村長職務……德國鬼子——要連環保，而且決定要我來幹犯罪工作：星期一一定要參加執行你們兩位游擊隊員的死刑……』

葉福求霍夫再也在木柱上坐不住了。

『你他媽的，鬼！』

他站在漂特爾·菲里波維支面前的時候，連他的眉毛都歪了，用眼睛進了他的看不透的眼縫。

『坐下，你這樣是永遠來得及的，』伊萬·蘇達列夫對他說。『繼續下去，郭爾希柯夫，我們聽您的話。』

『首先我想告訴你：的確我是一個犯過罪的人，受裁判是對的。我沒有參加過

任何團體，這是他們連累了我，不過——有過恨意，這就是一切……我不相信我的孩子們會過得好，能有足夠的、足用的東西……我老頭子是要懷着光明的心地死去的，要人們來寬恕我……要光榮地把我葬在俄羅斯的土地上……我是沒有什麼可寬恕的……嗚，那件事是和一個農業家發生的關係。他給了我點藥麵……想啊，想啊：母牛們，養育我們的恩人，小馬們——牠們有什麼罪過？我把這些藥麵扔了，我是做過這件壞事的。可是那個農業家到底落了網，而且在偵察時把我供出來了……可是我恨得一聲也不響：好吧，充軍吧……』

『奇怪的故事，』參謀長一直還沒安定下去。

『它有什麼奇怪？俄羅斯人——不是平常的人，俄羅斯人——是計劃巧妙的人。我在勞動營工作了十年，——怎麼，反復想的少嗎？這樣：漂特爾·郭爾希柯夫，你受苦……啊呀，對不起，我還要加上我們的房子的事，那是父親的，一座鐵房頂的房子，——對於這座房子不放心的是普拉斯珂維亞·薩維士娜，並不是我，對於這，我心早已死了……你是爲了什麼道理受苦？在離我們勞動營不遠處的普司託捷爾斯克城裏，有一位阿列克塞·米海依洛維支皇帝駕前的叫阿瓦庫姆的老神父坐在坑裏。因爲他不肯住口，把他的舌頭割掉了；他帶着半截舌頭坐在坑裏，寫了一篇

給俄羅斯人民的檄文，請求俄羅斯人民依照真理生活，站起來擁護真理，甚至於到死……阿瓦庫姆的文章我讀過了，——那時候是一個真理，今天——是另外一個真理了，但是——真理……但是真理就是——俄羅斯的土地……」

『他說的很誠懇，』伊萬·蘇達列夫對參謀長說。『繼續下去，郭爾希柯夫，簡直說到事情上去。』

『我們不用忙，就會說到事情上去。一個德國鬼子軍官，昨天說到自己的狗，是聰明的和有益的畜牲，他說，這是俄羅斯人都趕不上的。德國人嘲笑我們……啊？』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突然間把黠紋舒展開，用無光采的，圓圓的沉重的眼睛向聽的人們看了一眼。『他們嘲笑我們俄羅斯人民：哪，淨是些臉也不洗、頭也不梳的笨蛋中的笨蛋，——把他打死！……昨天另外一個小軍官在街上當着許多人就動手摸索一個小姑娘，基塞麥娃·安姐特珈，是那樣子一個漂亮的可愛的小姑娘……這是怎麼了解法？怎麼的，是反基督的人來了嗎？俄羅斯的土地完結了嗎？蘇維埃政權要武裝起人民來，進行戰鬥，以便制止該死的德國人對我們的嘲笑……同志，你們是做的重点工作，謝謝你們……蘇維埃政權——是我們的、俄羅斯人的，農民的政權……我早已經把自己個人的問題收拾起來和忘掉了……』

· 漂特爾· 菲里波維支兩肘交叉撐住，用手掌遮住羊皮帽子沿下面的額部。

『現在——請判決吧。把我帶進樹林去，槍斃吧。我準備好了，說實在話，只是有點受侮辱……或者相信我。我建議：供給所有關於他們的消息，我什麼都可以打探出來，我可以鑽到他們軍隊的司令部去，——我還有足夠的計謀。我要勇敢地工作。我不怕死，不怕受刑罰。』

伊萬·蘇達列夫和參謀長葉福求霍夫進到土穴裏去，在那兒發生了些爭論。一方面認為，很難相信這樣一個人，另一方面認為——如果不利用他的提意那是很蠢的。他們又從土穴裏出來，葉福求霍夫嚴厲地對依然還是坐在小木柱上的漂特爾·菲里波維支說：

『決定相信你。您要是騙人——跑到那兒去我們都能找到……』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面色放亮了，站起來，摘下帽子，鞠了一躬。

『這是幸福。對於我是大大的幸福。我會送情報來，凡是您指示的地方，可以通過我的小女兒……小兒子很像母親，是個弱者，但是女兒，安娜，——像我，是個兇狠的，不露鋒芒的孩子……』

把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的眼睛紮起來，仍由兩個女孩子把他帶走。



星期一，還是那樣潮濕的和陰沉的天氣，德國兵士從一清早就把居民都趕到街上，對他們喊叫莫明其妙的話，用手向村蘇維埃那方面推搡。那兒的一小片廣場上，不久以前還是豎有列寧像的小花園，現在已經被德國人推倒和打碎了，豎立着一個架子——兩根很高的柱子，一道橫樑。現在上面拴着兩根有套子的細繩。

全體居民已經都知道，他們要絞死共青團團員阿列克塞，司威里道夫，——德國人在離村不遠處的胡桃林內把他打中逮住的，——還有克拉福吉亞·烏莎考娃，茂德月陀甫克初級小學的女教員；也是在胡桃林內把她逮住，那時她正在想把阿列克塞·司威里道夫帶到自己身上逃走。

兵士們搖晃着下巴頰，喊叫，就像是對牲口群一樣，他們趕着他們沿着塵土飛揚的大道向城裏的屠場走去，人們都擁擠在木架子的附近了。雨水順着他們的鋼盔，順着皺紋很深的女人的臉，順着孩子的腮巴流下來。泥漿在腳底下咕唧咕唧響。僅僅聽見也不知是什麼人被刺刀碰了一下，很微弱地，而很痛苦地喊叫了一聲。

來了一輛載重汽車。沒戴帽子的、臉色蒼白、像死入一樣的女教員站在車裏，黑大衣敞着鈕子，雙手倒剪到背後去。半死不活的司威里道夫坐在她的腿旁。他是一個很誠懇的和熱情的小夥子，村中人們都很喜歡他，——他身上什麼東西都不剩

了，敵人拷打過他，像一隻袋子一樣坐着。載重汽車後面跟着兩個軍官——一個長身材，戴眼鏡，揹着照像機，一個是很漂亮的人物。兩個人都很高興地笑了，望着俄國人們。

載重汽車走近了，轉了一個身，車倒着湊到架子下面。兩個兵士跳到車上去。這時克拉福吉亞·烏莎考娃才睜開眼睛，彷彿由於非常的震驚，用低矮的聲音喊出來：

『同志們，我要死啦，你們要消滅德國人，向我宣誓吧！』

一個兵士手掌一舉堵住了她的嘴，立刻就慌慌忙忙地和笨拙地開始把繩套從後腦袋上套進她的孩子一樣的細脖頸去。

坐着的阿列克塞·司威里道夫用破裂的沙聲喊道：

『同志們，殺死德國人！』

另外一個兵士照他的腦袋打了一下，也開始拉過繩套來。

人群裡面哭聲越來越大了。載重汽車猛然動了一下。克拉福吉亞·烏莎考娃的腿搭拉下來，她的身體歪了一下子，彷彿要摔下來，又自由地伸直了，——她是第一個被吊在細繩上，把光着的頭端到肩上，閉上眼睛……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村長，站在汽車離開的地方。所有的人都恐怖地看見他摘下帽子，畫了個十字。

參謀長在執行死刑後幾天，在約好的地方等到了郭爾希柯夫的女兒，——黃昏時光，在山谷裏的濕密小橡樹林裏。郭爾希柯夫自己來了。參謀長全身震憾着，望着他。他蹲下去，用輕輕的聲調開始詳細講述死刑是如何執行的。

『人民是這樣瞭解的，認爲偉大的殉道的聖人們離開了……他們死前的命令都聽在大家的耳朵裡……至於說到情報的話，它們就是這樣……』

於是他開始報告重要的消息，對於這些消息是參謀長想都想不到。他用張大的眼睛對郭爾希柯夫看了半天：

『呶，如果你說謊……』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沒有回答，只用手擺了一下，笑了，從帽子裏掏出計劃，凡是畫着十字記號的都是德國人的汽油庫和藥庫。

『呶，你可不要畫計劃吧，』葉福求霍夫對他說，把紙片藏進小口袋去，『我嚴厲禁止你，應當一切都記在腦筋裡……什麼證據也不用！以後你自己再不要到這兒來，派女孩子來……』

郭爾希柯夫的情報都是確實的。德國人的倉庫一座跟一座地飛到空中去了。憂鬱的，面孔白白的小姑娘安娜，幾乎每天晚上偷到山谷裏傳遞重要的和不很重要的情報。有一天，她像平常一樣，用鈴鐺一樣的，冷淡的語氣說：

『爸爸叫我告訴：領到新的自動步槍了，倉庫鑰匙現在在他手裏，——他要首先把自動步槍發給你們。明天夜間來吧；只是要命令：無論如何不能對哨兵開槍，一定要用刀殺死他們……』

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勇敢地和機智地工作。他就像在嘲弄德國人，向他們證明，俄羅斯人的確是——計劃巧妙的人，平凡的德國人的有限的智慧是難以和清醒的、鼓舞的，時常連自己能力的限度都不知道的尖銳的俄羅斯人的智慧相比的。

兩個軍官很相信找到了一個對他們忠實的，就像狗對主人一樣，伶俐的人。他們經常生活在恐怖中：在他們眼皮底下燒掉軍用倉庫，發生火車出軌，這些火車裏就裝運兵士或者是特別重要的貨物；他們腦筋裏簡直就想不到，譬如說，從華沙運來的武器箱子有一半沒有裝自動步槍和手槍，就從蔑德月陀甫克的倉庫裏，把封鎖嚴密的，裏面裝滿了砂土的箱子送到前方去了。領子上繡着陶拉神閃光的軍官就猜想不到，在一個漆黑的夜間，一次對他的房子進行奇怪的襲擊，目的爲了把他的

裝着畫有非常重要的記號的地圖的軍用袋搶出去幾個鐘頭。他自己嚇壞了，中夜時候破窗戶咯吱響，也不知是什麼東西掉在地板上了，炸裂了，——使他不能在低矮的木床上睡下去，發生了難以補救的事件。他穿着一件襯衣跑到街上去。村子裏的聲四起，兵士們從小房子裏奔出來，喊叫：『游擊隊！』於是向黑暗中放槍。他的台階旁邊躺着兩個被砍死的哨兵。他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想到軍用袋，但是很快漂特爾·菲里波維支就連同一個小箱子和慌憐的制服，和軍用袋一齊拿進來，——他在這兒的菜園裏拾到這些東西的，——顯然，游擊隊扔掉它們就逃了。

• 德國人很重視漂特爾·菲里波維支的村長地位。可是他終於落了網——由於一點小事，正確點說——由於自己的對德國鬼子的高度仇恨。他偷出了一顆印和一張信紙，從倉庫裏拿出一架德國打字機，到老佛村去，華西里·華西里耶維支·柯祖布斯基的隊伍在那兒打游擊。校長給他寫了一張德文的，到城裏軍隊司令部去的通行證。但是華西里·華西里耶維支雖然很好地通曉德文，在變格上却弄了個錯。這就把郭爾爾希柯夫送了命。把他逮捕了，連同偽造的通行證送回茂德月陀甫克。兩個軍官，長身材的和漂亮的，就不願意相信這種難以趕上的俄羅斯人的狡計，但是後來激怒起來了：現在他們都明白了……

這是發生在紅軍衝破了德國人陣線的一段，把德國人從村中打出去，把茂德月陀甫克佔領的日子，游擊隊首先衝進那兒。安娜在街上就走到葉福求霍夫跟前；女孩子的頭髮像妖怪一樣，沾滿了土，臉腫脹，老太婆一般，滿是塵土，小大衣膝蓋地方都撕裂了。

『您是我我的爸爸嗎？』

『是的，是的，他怎麼樣？』

『德國人把我們的房子燒了，把媽媽弟弟都殺死了。把我爸爸拷打了四天，他現在還活着，被吊着呢，快走吧。』

安娜像作夢一樣，跑在葉福求霍夫前面，跑到鐵頂的郭爾希柯夫的老房子處去。她扭轉身，困難地張開牙齒：

『您沒想到，我爸爸什麼都沒有告訴他們……』

郭爾希柯夫被掛在牛棚的一根橫樑上，只穿一條褲頭，發青的兩腳掌下垂着；他的糜爛的身軀上全都是血條子，雙手被扭剪到背後去，肋骨露出來了，從背後的右面扎進胸部一隻鉤子，——他被吊在木樑上，吊着肋部。

當葉福求霍夫喊叫孩子們，企圖把他放下來，好減輕他的痛苦時，看來漂特爾

菲里波維支已經不辭人事了，他說：

「沒關係……我們是俄羅斯人……」

（註）SS團，是德國納粹黨人的基幹組織。

# 難事

N. 葉麥麗揚諾娃

他坐在我對面，是個安穩的，不慌不忙的人，一張黃黃的顏色不健康的臉，一部圓圓的白鬍子，對我講述：

「……我們在二二年曾經在羅雲斯克省的茲陀勒布諾夫城做過工。收進砂糖和把砂糖運到勃布林斯克工廠去做成方糖。那是一個很著名的地方：原來是著名的地主——桑古希柯伯爵——的產業。桑古希柯已經有了九十九座產業，但他買進第一百座產業時，這兒就建築成了羅甫諾城。就是說：整（註）一百！這就是城市名稱的來源。並不簡單，也並不是無事。在他這一百座產業裡面有過各式各樣的稀奇古怪的事。一座房子建築在水池傍邊，水池上面蓋了一間有玻璃地板的房子。可以看見到河裡的魚游來游去，可以看到水草向上生長。全區的人都來看這稀奇罕見，我也看到了。我會做木匠，我和一個同伴，我們倆人到這間房子裡去換柱過腳。不是爲了去賺錢，而是爲了百與趣看看——伯爵們是如何生活。」



『那末怎樣呢？』

『平常日子他們很冷清，這節的時候很熱鬧。那兒有一位年輕的小姐——是伯爵的侄女。她走過來，看我們做工，可是並沒有對水池子看一眼。看來，看厭了那些活魚和各式各樣的水景啦。另外他們家的宴會是眞豪華。燈火輝煌，點琉璃燈，還有燈蛙在亂跳。』

他嘆口氣，我覺得，也許他是在惋惜由於這兩年德國人佔領了匪得涅普洛維耶，因而在記憶中復甦了的舊時代。他叫安得倫·葉菲梅支，他是我們在這個剛被解放的小村中往下來的主人。

當我們的隊伍的司令部移進這個村莊，村南一帶還有德國人射擊的時候，我們的通訊兵已經沿着寬闊的，兩傍種滿樹的大街跑動了，架設電綫。這個安得倫，葉菲梅支就站在一座完全保存下來——只有玻璃碎了——的大白樓前面，我覺得他正嚴肅地看着自己前面。不過這是可以瞭解的；這兒的人是經過多少事故啦，一個人常常一開頭是很沉默的，彷彿是個心術不正的人。

管理科長和我們同時走到這座房子前面，說道：

『這兒單獨的一半給上校做住房。你們可以住到主人家的那一半去，找間小房

子。」

「我們可不乾淨，」主人躊躇地說，「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粉刷啦。」

「沒關係！」管理科長說。「有年輕的女主人——就能粉刷。」

我們走進廚房去。一個年輕的亮頭髮的女人——老人的女兒——生一張溫柔的，但是憔悴的臉，從側屋裡迎着我們走出來，拉着一個四歲的小女孩子的手，黑眼睛鬢髮的女孩子。

管理科長囑咐把小屋子收拾整齊，我們就和女主人穿過廚房走進那間預定給上校住的大房子去。屋子裡三張椅子，一隻很難看的木躺床。牆邊靠近鐵床擺着一堆被腳踏碎的，面上非常骯髒的乾草。

「德國人在這兒睡啦，六個人，」女主人說。

那種昨天德國人還在這兒睡的情況是非常令人討厭的。但是那種德國人已經離開這兒有二十四小時，在這些時間之後，屋子還沒有收拾的情景是令人莫明其妙的。

「把牆粉刷粉刷，」管理科長對女人說。

「我可是不會，」女人回答。

我向她瞥了一眼。她很漂亮，俱有那種輕俏的，不很明朗的美麗，女人們是歡

喜用紅胭脂把那種美醜塗飾塗飾的。這兒沒有紅胭脂。小女孩子站在她身旁，用圓滾滾的黑眼睛望着，像唱歌一樣說道：

『外公給我點心吃！他給我點心吃。』

母親拉住她，笑了。

『娜金珈，跑去給外公要點心吧，』於是小女孩子搖擺着黑色的捲曲的頭髮，跑掉了。

這些人脫離開和德國人一起過的生活，回到和自己人，和蘇維埃的人們共同來生活，並不像大多數解放區的居民那樣。

十分鐘以前，根據管理科長的指示，我們和上校的傳令兵一同走到一所離這座房子有十來座房子遠的小板房裏去。房頂子破碎了。門口被踐踏過的雪上凝結着一窪血。我們走進去。廚房裡火炕上有六個小孩子的，骯髒的小腦袋胆怯地擁擠在一塊兒。剪得高一塊低一塊的頭髮露出了腦瓜皮，佈滿了瘡痂和膿泡。我們推開門的時候，孩子們向後一退，像是要躲起來。和我們一同進來的上校的汽車夫伊萬，是個快活的和靦的人，他對孩子們笑笑。孩子們好奇地向前攆過來，萬尼亞（就是伊萬）撫摸着一個低着頭的小女孩子的腮頰。女孩子害羞了，急忙扭轉身向着另外

的孩子，表示這是爲什麼撫摸她，這是多奇怪。

一個年輕的女人在小房子裡站在一條長板凳上，用兇狠的和激怒的動作把牆上的德國人的像片扯下來，扔到地上。她面前放着一個合好爛泥的盆子。她看見我們，用沾滿了爛泥的手摸了摸黑色的，美麗的亂髮。她的陰暗地望着的眼睛憤怒地閃着光：

『把他們這些死東西的魂兒我都打出來！我還沒睡醒，孩子們也沒洗臉，我先來收拾牆。我把手指甲都弄壞啦！——扣牆扣的，』她從板凳上下來，用腳把一個美麗的燙髮女人的像片踢開去。『住了兩年的監獄，兩年都不敢喘氣！』她悲痛地哭起來。『走啦——他們可說：過兩天還回來。你們回不來啦，劊子手！我們的力量是多大的呀！……』上校的傳令兵向門口扭了一下身。『啊呀！』她悲痛地喊叫起來。『您這是爲什麼要走啊？上哪兒去？我趕快就來刷牆。』

我站在屋內，上校的司機和傳令兵，還有伐推賀，是個年輕的敏捷的粗犷人，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會做得很好和很快的人，也都站在這兒。

『怎樣啊？』司機用眼光詢問傳令兵。

『怎樣也容納不下，』伐推賀回答。『房子太小啦。』

『噢，請不要走吧！我把孩子們送到鄰居家去。這兒會乾淨，會明亮的。這些該死的東西們，走的時候把我的小牛打死在我家門口啦。這樣可就有了好肉：也許，要給你們煮點吧？德國人把牛奶都喝完了，可是沒能來得及把牛趕走。』

我們在她家坐了一會兒，聽她講述她的悲苦的故事。她的丈夫跑到德涅普爾河流域的大水蕩裡去打游擊了。家屬一直生活在恐怖中，飢餓，骯髒，怎樣也不能把蛋子消滅；骯髒的德國兵士們住在她們家。孩子們也不敢要牛奶喝。我們聽完她的話就告別了。婦人悲哀地說道：

『爲什麼就我一個人這樣不幸呢？一個人也沒派到我家來住嗎？』當管理科長走進來，而且問道：『看來，你們在這兒是住不下吧？』又說：『噢，我自己就住在這兒吧。好嗎，女主人？』

婦人的臉放光了，眼睛裡像着了火，她深深地鞠下躬去！

『這才是——實在的憤怒和真正的歡快——首先是在那座大房子裡沒感覺到的印象，但我們都住在那座大房子的一半乾淨地方了。』我推賀一下子就跑到廚房來了。

『噢，噢，』他對我說，『她們的牛是整個的呀！還有一隻小牛呢，還有雞，』

去，看看吧！』

我走到房子的左面半邊去，那兒是暖牲口棚。太陽光從破裂的瓦頂子上透進來，照亮了母牛的平坦的棕色脊背。牠的兩隻美麗的周正的犄角，像王冠一樣在牠的中間生着一圈鬃毛的寬額頂上豎立着。不斷咀嚼的嘴唇又潮濕又乾淨。巨大的粉紅色的奶頭搭拉在乾淨的草上。一隻五色斑斕的公雞——鄉村中的漂亮動物——在牠旁邊轉，用腳向後刨着乾草，款待母雞。屋頂下面掛着幾隻箱子，箱子裏有幾隻被太陽光照着的鴿子，蹲在箱邊上叫個不住。一隻箱子的下面是通到院子去的門，我推開門，又進來。正有一隻虎皮色的，被太陽光照耀得皮毛發亮的，吃得飽飽的大貓，睜縫着綠色的眼睛，沿着門向上爬到鴿棚子裏去。牠一發現我看見了牠，首先是僵住了，輕輕地爬下來，後來就急忙倒動着爪子，向下飛跑，奔到門口去了。看看這兒的一切是非常的太平呀！

就在那一天來了三個人：兩個——穿的是外表很平常的，黑色的男大衣，穿的很舊了，一個——穿一件沒有肩章的軍大衣。他是還沒有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鄰村的拖拉機站的站長，先是撤退走了，現在是從德涅普羅彼特洛甫斯克派他來到我們村中恢復拖拉機站的。他告訴我們，這所房子是屬於本地的拖拉機站的，站長

是安得倫·葉菲梅支的兒子，這個兒子是被德國人送到阿波斯托洛窩站去了，現在他就在那兒給他們工作，向德國運送糧食，而且安得倫·葉菲梅支自己是在戰爭以前到兒子這兒來的。新站長帶着兩個村蘇維埃的工作員——一位是主席——來了。他們關上通到主人屋子去的門，警告我們全體，說屋子裏的傢俱是屬於拖拉機站的，如果前任站長的家屬要把什麼東西運出去的話，請我們向村蘇維埃去報告。他們從鄰居地方得悉，老頭子在德國人撤退之前曾經在自己院子裡埋藏過什麼東西。

黃昏時光，換崗的時候，親熱的柯烈佐夫走到崗位上去時，我走到院子裡去，看見了管理科長；他正在對哨兵下命令要好好注意主人們，因為村子裏太擁擠了，也沒地方可以把他們搬走，可是誰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呢！

我們暫時留在這座房子裡住了，漸漸地和房主人熟識起來。照伐推賀的話說，安得倫·葉菲梅支老頭子『是一個很狡猾的小老頭兒』，但是他的女兒瑪麗揚娜——是個『好女人』。在德國人準備從城中退出去的時候，她從德涅普羅彼特洛甫斯克回來了。她丈夫的母親一個人留在德涅普羅彼特洛甫斯克了。

從伐推賀——還完全是個孩子——對待老頭子的態度來看，可以很正確地辨出懷疑的腔調，這是青年人們每當他們完全瞭解了，或者想要瞭解一個人，而且要裁

判他時，必然有的腔調。伐推賀派老頭子去拾水，劈柴火，老頭子好像從內心裡反對，能多慢就多慢，爲了表示抗議，但是還是去拾了水和劈了柴火，彷彿這是應當如此。

『我去拿吧，』瑪麗揚娜自告奮勇。

『老太爺去吧，』伐推賀毫不動心地說，安得倫·葉菲梅支就去了。

這兒是一種兩個人的遊戲，看看這種遊戲是很有趣的，因爲伐推賀在解放的村莊裏一向自己是爲主人們服務的，現在他却使自己變成另外一種樣子。

有時老頭子看見司機人伊萬·納郭爾內準備好吉普車，上校也穿上外套，但是院子裡是不能通過的泥濘，彷彿坐在汽車上就不能走，他問道：

『他們在這種泥濘裡到哪兒去呀？』

伐推賀說：

『老太爺，——不是您管的事！』

老頭子經常看見有許多軍官，時常是——將軍們，經過他們那半邊房子的廚房，到上校屋子裡去，他是軍團參謀長。

『他這是什麼階級？』



伐推賀回答：

『沒有什麼特別階級。一個紅軍的平常軍官。

也不知道爲什麼老頭子稱讚地望着他，說道：

『對，對！就是平常的軍官……』

伐推賀光火了：

『這個根本和您沒有關係，老太爺。您頂好到遠處的井裡去拾水。我們的井裡簡直是髒水。』

老頭子又拿起扁担，也不知爲什麼笑着，走了。

我們全體，包含我，上校，連司機伊萬在內，都抱着反對老頭子的成見，同時對於瑪麗揚娜則抱着一種不清楚的慢慢同情的感覺。彷彿你是想要完全對女人喜歡起來，但是又辦不到！她自告奮勇到廚房去幫忙伐推賀，洗土豆，紅蘿蔔，拿了些鹹西紅柿來，請我們大家吃。伐推賀·根據凡是在他住宿過的地方所定下的不成文法來看，就是要爲大家服務，拿起西紅柿和紅蘿蔔，甚至於牛奶，特別是吃飯的時候款待主人們，就用那種給上校做的飯來招待他們。

看起來是很有趣的，伐推賀從女主人地方拿來十來個西紅柿或者黃瓜，扎上白

圍裙，就把上等廚子手藝做成的飯給她做好了，於是昨天還很生疏和害羞的女主人，紅着臉，胆怯地坐到桌旁去。

這兒的主人們也由伐推賀請過了，好像應當似的，但是老頭子很孤獨地杌着，照伐推賀的意見，是因為他不能安心，感覺到了由於兒子而發生的自己環境的嚴重性。

『是的，你們這兒的集體農場真是富裕，』我們對安得倫·葉菲梅支說。

『不是一個集體農場，』他有點教訓地回答。『我們有二十四個集體農場。而且大家都過好日子。在這樣的田地上怎麼能不過好日子？我們在戰爭以前已經達到了那樣高的生活水準！因為這曾經打這兒派著名的拖拉機師到莫斯科去參加大會……』

『那末說，那兒山崗上炸壞的拖拉機都是你們的嗎？』司機伊萬問。

『我們的，』主人擺了一下手，『德國人炸壞的。』

『你的兒子是留下來給德國人當拖拉機站站長了嗎？』

『是留下來了，』老頭子鎮定地回答。

『噢——是啦！這是怎麼回事？』伊萬疑惑了。『就是說，給德國人工作了嗎』

？」

『沒有，他沒有給德國人工作，』老頭子毫不動心地回答。

伊萬並沒有退讓：

『既然他同他帶走啦，怎麼會沒有工作？就是說他是他們需要的人啊。』  
他也沒等到老頭子回答，就問起瑪麗揚娜來，她的丈夫活着嗎，現在他在什麼地方。

瑪麗揚娜回答，她的丈夫在戰爭一開始就從德涅普羅彼特洛甫斯克跑到紅軍裡去，或者去當了游擊隊，至於死活她也不知道。伊萬聽着，但是狐疑地看着。

他從廚房裡走出來，站在親熱的哨兵司烈佐夫旁邊，說道：

『誰他媽的能弄明白他們是什麼人：你聽一聽——是我們人。可是你想想，兒子在阿波斯托洛窩給德國人運小麥，也許也在把我們的人運走，——一定要這樣想。女婿也不知道在講兒……』

有一天我們和老頭子談起話來。

『呸，哪兒跑！』他答覆着我的有關德國人的問題，說道。『也許，他在自己家，可算得是自己家鄉的主人，可是他是不能明白我們的人的。我們就不能和他們

的司令官講話。去年春天是那樣潮濕，泥濘到路都難走。我和兒子準備去種地，但是司令官說：根本用不到！但是我和兒子還是去種了地，耕了地。照着他的命令做，什麼他媽的都幹不成。可是我恐怕做不好，那樣我們的腦袋就不會被砍掉了。』也不知是從聲調上呢，也不知是從我的眼光裡，他注意到了驚奇的表情，他爲什麼會在德國人跟前這樣害怕把自己的老腦袋丟掉，他閃爍其詞地繼續說：『是需要這樣的。您不要看我在德國人那兒工作過，我是記得舊社會制度的。我對那是沒有什麼的。德國人的制度——只有使我們看不起。』伐推賀的判斷是小孩子的想法，而且可能，他所判斷的那些根本什麼都沒有。』

他跑到紅軍防禦綫那兒去取蔬菜。他取來簡直非常多的一大堆新鮮蔬菜。伐推賀也有點奇怪地看見了這事。

我們已經在村裡住了將近兩星期；後來才明白，是在準備大規模的反攻戰鬪。一天早上我在廚房裡洗臉，這時有人從院子裡向窗戶裡張望。女人的頭，裹着一條大頭巾，忽而傾向左面，忽而傾向右面，透過被嚴寒的霜花遮住的玻璃向裡看，廚房裡是否有人。後來門開了，一個高大的女人身形在門坎上出現了；婦人的眼睛掃了屋內一下，盯在女主人身上了。

『好啊，』她說。

主人從凳子上站起身來，狐疑地注視着，迎住她。瑪麗揚娜離開爐子，慢慢走着。

『小房子還完整嗎？或者認不出了嗎？』

瑪麗揚娜已經喊着跑過來了，抱住進來的女人，問她從哪兒來，怎麼來到的，和誰一塊兒來的。

『我給你帶好來啦，瑪露霞，猜猜，給誰帶的？』

『媽媽帶來的嗎？她在那兒怎樣？身體壯實嗎？』

『婆婆很好。還有誰給你帶好呀？』

『不知道。我把丈夫已經埋葬了……』

『活着哪！』婦人肯定地說。『一個月以前到你母親家去過。軍人，少校。你是幹什麼！你幹什麼！我是對你說：活着哪！』

她扶住要跌倒下去的瑪麗揚娜。瑪麗揚娜的兩隻眼睛凝結住了的臉變得呆板和野蠻了。她忽然看見了娜珈。

『娜金珈！』她喊叫，抓住女兒，和她一同倒在地板上了，——她的眼睛裡閃

灼着一種活動的東西。『娜金珈，爸爸活着哪！爸爸活着哪！你有爸爸啦！……』  
她的眼淚像流水一樣落到女兒的捲髮的腦袋上，肩膀搖擺個不住。

『嗷，嗷，讓她去哭吧，』走進廚房的哨兵司烈佐夫說。

他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從來不說『讓誰去』這話的。但是現在却說出了這句話。而且在這句話裡有一種親愛的和善良的意思，因此瑪麗揚娜就放聲大哭起來。

……她坐在床上，抓住電鍍的小床柱子，猛烈地哭，眼淚不停止。

『噢，我的天！』她哭。『我真是想他够啦，夜裡不能睡，想念着他。我什麼都想過了，應當怎樣護持娜珈呀！』她又把女孩子抱到手裡，揭開她那凸出的大額角，吻她的黑色的驚駭的小眼睛。

安得倫·葉菲摩維支在這時走進來了。

『父親！』瑪麗揚娜喊叫一聲，她的聲音又中斷了。『活着哪，活着哪！在紅軍裡哪！少校！……』

安得倫·葉菲摩維支看見淚如雨下的女兒，驚駭的外孫女，又把眼睛轉到客人身上，都明白了。有一種閃動的火光在他的眼睛裡跳動了，他挺直身體，重複着說：『嗷……嗷……會來的，女兒，會來的。』走到瑪麗揚娜面前，開始用寬大的手

掌撫摸她的低下去的腦袋。

第二天村蘇維埃主席，一個高個子，瘦削的，像杉篙一樣的固執人，來到上校那兒，從他那兒出來，還總是和我講老頭子在房子附近埋了什麼東西的事。軍團司令部的管理科長在他來的時候也到我們廚房來了。不論是男主人，不論是瑪麗揚娜，都沒有在家。

『爲什麼你不把老頭子搬到另外的房子裏去？』管理科長向村蘇維埃主席。『我對你說過啦！』

『請你給我一塊空地，把他搬到哪兒去？』

主席氣哼哼地回答。因爲村中已經被我們佔滿了，非常擁擠；村中駐紮了許多軍隊，各師的後方都開始向這兒移動過來，而且因爲有許多房子被燒掉了，居民更特別擁擠了。

『現在已經要空閒些啦，』管理科長回答。

『空閒出來，——我們就叫他搬。』

主席又走了。

黃昏時光把安得倫·葉菲梅支傳喚到村蘇維埃去了。他從那兒回來的時候一聲

不響，態度嚴肅，和平常一樣，當着伐推賀的面叫女兒拿起鐵鍬，到院子裡去。

『去，我們把大麥掘出來，』他簡單地說。

瑪麗揚娜含着眼淚從屋子裡出來，請求伐推賀把我叫出去到他們那兒。

我走進他們屋裡。老頭子坐在窗戶旁邊，好像什麼事也沒有，他好像什麼也聽不見。外孫女正抱住他的膝蓋，從下向上望着他的臉，拉扯着他的手臂。

『外公，講故事，』她說。『你不願意，我就要這樣對付你。』

她就把手豎起食指和中指的小手向他伸出去。這在她就是表示她要吵鬧了。伸出小手指來是表示和解。女孩子非常和善，但是外祖父一聲不響，把她的小手撥拉到一旁去了。

『壞外公，壞外公，不好！』

『娜金珈，不要纏外公，』母親制止她。『我們這樣恥辱：命令掘出埋藏的大麥來。爲了馬特悅哥哥什麼都使父親害怕，好像哥哥是自己跟德國人跑啦。嘿呀，我害怕，也許還會把父親逮捕呢！……』

於是開始講述，在村蘇維埃裡問父親，他的兒子在哪兒，據四週的鄰居都說，兒子是自己同意到阿波斯托洛窩去工作的，和德國人一塊兒走了，這是否實在。安得



倫·葉菲梅支回答，德國人把他的兒子帶走了，他的確在阿波斯托洛窩做過工，至於現在他是否還在那兒，老頭子並不知道。後來又問，母牛是屬誰的？拖拉機站的還是兒子的？老頭子回答：『兒子的。』村蘇維埃主席宣佈，在這樣情形下，母牛應當沒收。但是瑪麗揚娜肯定地說，德國人是強迫把她哥哥趕走的，所以她認為把他們的母牛牽走是沒有權力的。至於說到大麥，她自己覺得是錯誤，是她自己請求父親埋起來的，不過這是爲娜金珈才這樣幹的。

安得倫·葉菲梅支也坐在這兒，看來他是同意瑪麗揚娜當着他的面來和我討論這個問題的。

『你們來的時候，父親立刻就想把大麥掘出來，可是我說：四週都是人——怪不好意思，夜間再掘吧。可是在這兒安上了哨兵，夜間就更不方便了……等到鄰居們一傳說，就成了彷彿我們不願把大麥掘出來了。這樣弄得就很不好。』

安得倫·葉菲梅支抬起臉來，看看這張臉會覺得奇怪：臉上表現着一種自己的，深深隱藏着，不願交給人們來考慮的表情。

『不用解釋啦，女兒，』他說，我們在這兒沒有對誰解釋的必要。埋藏大麥——並不是災難，埋藏啦，又掘出來啦。我們的事情是和你——等待着……就是這意思

，女兒！』

於是他拿起鐵鍬，走出到街上去。

由司烈佐夫幫忙之下，他掘出自己的大麥，放在裝滿的土豆子車上，送到村蘇維埃去。

『這都很對，』伐推賀說。『埋藏大麥，我並不爲這事實備他們，戰爭時期，每個人都想要吃。她還有個小姑娘……不過就是老頭子的兒子給德國人做工。這是你一定瞞也瞞不住的。反正一樣，我想——這個老頭子是個狡猾人，是個兩面派：兒子在德國人那兒，女婿在紅軍裡。他向哪邊倒呢？看風向哪邊刮。派他去抬水和劈柴火那是完全對的。叫他劈吧——不會垮台的：結實老頭子，沒有什麼向他看的必要。』

最後，我們的軍隊開始向前活動日子來到了。覺得我們的隊伍很快就要移動。管理科長已經出發去佈置新的指揮站了。

我們離開的前一天，白天政治部主任到我們的上校處來了。這時有一輛小汽車開到我們旁邊的房子——軍團長佔用它——前面來。兩個人走進房子去，司機開始把汽車拐回去。

上校屋裏的電話鈴響了。上校回答：

『是的，他在這兒，在我這兒。好吧，我告訴他，叫他等着。』

過了幾分鐘，我們看見，有兩個人從軍團長住的房子的後門到我們這兒來了：一位是偵察處處長伊萬曹夫上校——我曾經在前方司令部遇到過他——和一位從來沒有到我們這兒來過的穿軍裝的人，將級的皮帽子上有一顆紅星。這是一個短粗的，嚴厲的人，兩鬢角都斑白了。臉部，特別是眼睛的表情令人想起基洛夫來。

伊萬曹夫上校站在廚房的門坎上推開門，讓同伴走到前面去。伐推賀在爐子旁邊活動，安得倫·葉菲梅支洗土豆子。他應着門聲回顧了一下，忽然愣住了，大瞪着眼睛望着：他的臉上表現出了驚愕和快活。在前面走的人停下了。

『安得倫！老朋友！』他含笑說，急忙走到老頭子面前。『噯，您好，朋友！』

他伸出手去，安得倫·葉菲梅支緊緊握住那隻手，說道：『您好啊，伊萬·尼康諾羅維支！』

『現在又和你見到面啦，』來人說。『可是我來這兒的時候就知道你在這兒，想要順路找到你。』

伊萬曹夫上校停下來，看看，注視事情的發展。

『哎呀，伊萬，尼康諾羅維支，』老頭子說，『我是真盼望你呀！最近這些時候只有我一個人留在區內了。』

『柯瓦連科在哪兒呢？』

『把柯瓦連科殺死啦。菲道陀夫和拉布琪考也殺死啦。』

『關於菲道陀夫和拉布琪考的事我聽見了，關於柯瓦連科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被猜出來啦。特別是我們的人在阿波斯托洛窩燒燬了兩列車糧食。馬特悅是不是還活着，也不知道。』

『活着哪。問問這位上校，他知道：關於他的「情報」已經整理了三天。你爲什麼這樣消瘦？是害怕他犯事情嗎？』

『不是……』老頭子沉默了一下『被人們懷疑着過日子是很困難的。有十來次我想去說說自己的事，後來我想：「忍耐一下吧，反正誰也不會給我證明的。」女兒——她也是什麼都不知道。』

『是的，你的工作是難事。』

『並不比其他的事更難。不過村蘇維埃裡大家都懷疑馬特悅……』

『噢，好吧，我不會叫你難過的。你坐在這兒，停會兒我們談談。』

於是他回顧着伊萬曹夫上校，用眼色請他跟自己走，進了參謀長的屋子。

過了幾分鐘上校把司機叫進去了。伊萬得到命令，趕快把車開出院子去，過了

一刻鐘就把村蘇維埃的主席拉來了。

來人是位州裡的高級的黨的工作人員，現在是來巡視被紅軍佔領的村莊。村蘇維埃主席進來了，站在門口，鞠躬。

『請進來，請坐，』來人說。『噢，您在這兒張羅得怎樣啊？兩個星期幹了些什麼事啦？』

主席開始講述春耕的計劃，講區內殘留下來的人口數目。來人注意地聽他講話，又問，又答。後來說：

『我聽說，不知你爲了什麼偵察這兒的主人了嗎？』

『不然怎麼辦？』主席開始講述。『老頭子的兒子跟德國人走啦。據說：老頭子是——主人，他這算是什麼主人；他在戰爭以前才到兒子這兒來的！他們家自己也是從克里沃依羅格來的。我首先就比大家都知道，而且認爲，他們家是可疑的人』

：兒子跟德國人走啦——第一個事實，隱匿財產——第二個事實。」

『走啦就走啦吧！這件事恰好我們比你知道的多，』來人用手指敲打桌子，猛然轉身向主席：『對於這件事你不要管啦，你不要動這個老頭子。』

主席呆若木雞。

『怎麼能這樣？』他說。『老頭子在德國人走之前埋藏兩袋子大麥，這是什麼意思？』

『你看見嗎，』來人笑着說，『也許，他以為您會把他逮捕起來的，這是給女兒和外孫女留的。』

『我有一個疑問：如果他是我們的人，為什麼他不來，也沒有坦白告訴我？』

『為什麼老頭子要告訴你？反正你也不會相信他。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皮氣：他也什麼話都沒有告訴自己的女兒呢。戰爭還沒有完結。完結的時候——你就可以知道很多事了。你要尊敬這個老年人。』

又轉身向上校，說：

『他的兒子在我們的克里沃依羅格的積極份子中是一個優秀的工作人員。』  
村蘇維埃主席走出去之後，來人又說：

『至於老頭子——是個鐵路工人。我認識他二十年啦！他什麼都能幹。在我的州委員會裡，第一次轟炸以後，還做過玻璃櫃子。』

（註）『羅甫諾』，俄文的意思，在這兒作『整』解。『整』一百，就是『羅甫諾司託』。

# 姐 莎

B. 郭爾巴托夫

姐莎是降生和長成在一個旅店裡的。這是她童年時代的最早的記憶：門，雪堆和雪堆裡的一個拿着鞭子的太鬍子男人。

如果有人問她，人們是從哪兒來的，她就回答：從雪裡。所有她童年時代所看到的人們，都是從雪裡出來，又消逝到雪裡去。爲什麼他們出來了和消逝到什麼地方去了，她是不知道這個的。他們像鬼魂一樣飛了過去。迎送客人的三馬車在大風雪中不見了，鈴鐺的聲音在山坡後面沉寂下去。

姐莎在自己的生活上看見過的全部人都是些過路的人。都坐車走了，坐船走了，步行走了。姐莎的四周圍永遠是忙碌的，鞭子的抽打聲，鈴鐺聲或者拴馬架子的吱吱聲。冬季在威梯姆河的冰上，排列開無盡休的，悲傷的行李車輛，送客人的快馬車飛馳過去，失敗的人們拉着小爬犁從礦山上回來，丈夫和老婆拉着一根繩子，沿着森林和禿山走過，小孩子穿一件破棉襖坐在小爬犁上。夏天，小划子，小木船。



，大帆船，魚船，木排，整隊的商船，從河上漂過。

一直是五光十色的人浪從妲莎面前漂過。春風吹着波浪順流而下，到礦山上去，秋天——逆流而上，到大城市裡來。彷彿河裡所有的波浪每一個都是相像的，雖然它們是不同的，但是所有的人們在妲莎看來都是同樣的一條五光十色，寬闊的，忙碌的河流，你記不住一個人——都是零碎的，認不清臉面的印象。

人類在妲莎的眼睛裡很明顯地分成了兩類。第一類——是很大一群——是永遠流動的人：坐車或者坐船，或者步行。這些人們沒有房子，他們的家就是蓆棚·旅店或者船甲板。他們在這兒給自己煮飯，洗濯和晒乾自己的襯衣，生育，互相尋找虱子，唱歌和喝酒，爭吵又和解，朗誦古代的詩和跳舞。第二類——是一小堆人，非常小的和非常寂寞的一堆，——坐在旅店的板棚外面，給過路的人們生起自沸水壺來。

阿爾黑普祖父，瑪麗亞婦子，母親和妲莎自己就是屬於後一類人的。她從來沒有到任何地方去過，什麼也沒看見過。據說，威梯姆河是流到蓮娜河去的，但是就連這個也沒見過，只是聽說和從書上知道的。

她的童年時期就這樣過去了，她的少年時期就這樣度過的。她滿十二歲的時候

，母親死了，她到十八歲的時候，找到了父親。

他是忽然出現的，也和所有的過路人一樣：是順河下流的春天的波浪把他帶來的。

『這是你的父親，』瑪麗亞婦子對她說，她就是住在她家的。

她臉紅了，開始激動地注視過路的人——父親。

父親是個個子不高大的和不很老的人。他和所有的人一樣，穿一身海軍式夏服。不過鈕子上的鐵鏽却由航空推進機代替了。父親的全部臉上都是砍傷和疤痕。

『這是航空事故的遺痕，女兒，』父親莊嚴地說，看見她正在注視傷痕，就很高興地開始講述每一個傷痕的故事。

他很入迷地講述，用兩手一揮，罵起來，做着手式，捲捲鬍子，彷彿他面前是講台，並不是兩個婦人——老太婆和姑娘。

可是女孩子很歡快地聽着她所不認識的人講述，想道：終於，這就是她的父親，那是她的母親那樣痛苦地忠實地盼望了很久的，而且她頑強地對婦子說過，他會飛完的，會回來的。現在他回來了。

『可是媽媽死啦……』忽然她不由自主地打斷父親的話，說。他頓了一下，臉紅了。

『是的，是的，』他啞啞說，『我聽說啦……寫過信……』

他簡直想到和女兒一見面就先談到自己的歷史這是很蠢的。應當先問問關於死者：她是一個很好的，忠實的妻。他怎麼會沒記得她呀？

忽然眼淚在他的眼睛裡閃耀了。

『我現在可飛完啦，女兒，』他搖搖頭說。

『完全飛完了嗎？』她歡快地問。

『完全，完全……把退職金都運回來啦。完了。』

『你現在要幹什麼呢？』瑪麗亞嬋子問。

『我把女兒接回自己家去。在一塊兒過日子，』父親笑着說。這個人很容易從憂鬱轉向哄笑。『呶，現在我們就和你一塊兒過日子啦，女兒！』

她莎高興了。她立刻就想到，她跟着父親坐船順河向下游出發，一直向下游，向下游，一直到威梯姆河流入達姆河的地方，還要更遠……於是她就這樣坐船走，別人就來給她吹自沸壺。

但是實際上却是哪兒都不用去。僅僅是從這座房子搬到另外一座房子去，從這一座旅店搬到另外一座旅店去。那個新的旅店是很莊嚴地題名為航空站，站長就是他的父親，妲莎的生活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從前是馬車夫；現在是——飛行員。馬車夫是些大鬍子的人，飛行員——是光嘴巴的人。馬車夫身上發出的是糞和馬汗味，飛行員身上——是汽油味。不過不管是那些人，不管是另外的人，都是從嚴肅中一走進小房子，就快活地腳騰起來了，跑到火爐跟前，貪婪地吞喝熱茶和要牛油煎雞蛋吃。妲莎就做起來。

一切都和從前一樣。妲莎依舊住在威梯姆河高岸上的小房子裡，不過從前的小房子是蓋成『四角形』的，現在這所小房子——是『手掌形』的；舊房子門上的插門是鏤的，沙聲的，新門上的插門——是跛阻跛阻唱的；舊房子上面是一個洋鐵剪成的小馬驕傲地矗立着，新房子上——是風車，一隻巨大的，一條一條拚成的輪子，被風吹得狂轉；舊旅店裡的工人叫馬夫，這兒——叫機器匠，這就是所有的變更。

河的規律依然是妲莎生活的規律：冬天飛機落到冰上，夏天落到水上；春天爛路的時候和秋天結冰的時候都不飛；河上有霧就表示是不能飛行的天氣，航空站就

空曠起來，父親就生氣地和寂寞地走來走去，他是需要人，需要聽衆的，——沒有人；但是霧氣一散，遠遠的生着三棵松樹的藍色斷崖好像離得很近了，父親就開始給郵政局打電話，忙亂，對機器匠喊叫；飛行員，技師，傳令員，裝着金子的待運的袋子，客人，都一齊出現了。小房子裡熱鬧起來了，牛油在小鍋子裡噼噼叫，破枕頭裡的毛飛出來，杯子叮鐺響。姐莎在白沸壺旁邊忙亂。

那末父親呢？

他露着驚愕的感覺望着年輕的駕駛員們：又是喜歡，又是羨慕，又是憂傷，又是熱情，知道自己的優越地位，也明白這種優越地位再不會有了（舊的，立過功的梭里姆遜式發動機，對於新的，有力量的『M——三四』型，是應做如此看法的）。還好，叫他當了航空站站長，的確，是個小的不很好的站，但是到底是個航空站。他就像一條老狗，反正總不離開飛機場，不到任何地方去，又當機器匠，又當更夫，又當食堂的擺台，只要能做的事都做，——只是在戴着『有眼鏡』的飛行帽子的人們中間擁擠，只看見飛機在緊張的空氣中轉動，只聞到飛機場的氣味，由燃燒的草和漏出的汽油合成的奇怪氣味。

這還是新的事業——航空飛行，可是已經在這上面產生了自己的老年人。

航空士永遠是早老的。航空士的衰老比海軍的，比北極探險家的，比鐵匠或者木匠的衰老都要來得早。一個還完全水容容的人兒，可是已經不能飛了，——『飛乏啦』。

在姐莎的父親的不愉快的衰弱狀態中，唯一能使他得到安慰的是他的記憶力。航空人員中間沒有一個能像姐莎的父親這樣，會講述使所有的人都能貪婪地聽進去的奇怪歷史的。

「噢呵，」他想，吹着小紅鬍子。「孩子們還能從這老年的飛行員學到些飛行工作哩。」

但是「孩子們」願意聽他的歷史，比聽他的勸告要高興些。

他沒有注意到，可是姐莎注意到了。這個安靜的，沉默的，聰明的女孩子什麼都注意。她看見，當他們聽父親的講述時，「孩子們」嘲笑地閃着眼睛；起初她很痛苦，現在——只有害羞了。

但是父親並沒有說謊。只是把許多別人的歷史都說成自己的了，在所有的事情上他都是主角，他一個人，——這是他的權利，講故事人的權利，他廣泛地使用了這種權利。而且堅決地相信，事情應當是這樣的。

有時當着他的面一叫出熟識的飛行員的名字，他就會叫起來：

『啊，瓦雷！多好！我的學生！』

所有的著名航空駕駛員都是他的學生（如果他們比他年輕的話），或者是他的朋友（如果他們和他的歲數相仿）。

當着他的面是什麼都不能講的。他沒有耐心，神經質地聽別人的歷史，——這就是講述人的妬嫉。

『這算什麼！』他打斷別人的話。『這和我的故事一樣……』

有一次駕駛員們決心想和他玩笑一下。其中的一個（年輕的，很漂亮的小夥子廖尼亞）開始講述『自己的處女飛行』的故事。他解釋的時候，用聲音比用字句的時候多。

『這是在中央亞細亞，』廖尼亞開口說。『我飛起來，沒有吹鬍子。忽然聽見爆裂聲音。我一看：一面翅膀掉下來了。但是我還是飛。又是爆裂聲音。吧哧！第二塊平板又掉下去啦。拍啦啦！沒有啦。但是我還是飛。發動機……鳴兒兒……咳嗽了，喘氣了，沒有聲音了，棺材。但是我還是飛。』

『這算什麼！』她莎的父親不能忍耐地打斷他的話。『這是平常的事情！在法

爾曼希克我就發生過這樣的事……」忽然住了嘴，自己一想話可是說得過份了。

駕駛員們哈哈大笑起來。

不能不笑，連姐莎都笑了。父親也想笑出來，但是沒笑成功，老頭子鞋後跟一擰轉過身去，彎着背，向門口走去。

他走到街上去，站了半天，縮着脖子，冒着落在頭上的雪，想到他是老了，而且他的衰老是不愉快的，可恥的，想到從前他一個人在『法爾曼』飛行敵對整整一個大隊，沒有一個人敢對他嘲笑……這是在西綫，在加里西亞的空戰中，那是隊長當着許多人親自稱他爲『空中黑生子』，女孩子們則叫他『幸福王子』，男孩子們則叫——『紅髮鬼』……還有其他，其他……新的故事已經在腦筋裏編成了，他已經確信它就是這樣，而且確確實實是在加里西亞上空；他把臉上的濕水珠擦掉，很年輕地回到小房子裡去講新的故事了。

不，他和飛行員們是很會講和的！不論怎麼說，他在空中差不多飛了二十年，駕駛過各式各樣的飛機，也看到過各式各樣的人。

和女兒相處却很困難。每當小屋裡擠滿了人的時候，他簡直就不注意到她。她輕輕地，無聲地在屋子裡滑動，做自己的事情，誰的事也不妨礙。但是不能飛行的



天氣，只剩下父女二人留在屋內，老頭子是需要聽衆的，他就想起了女兒。

她一聲不響地聽，不打斷他，常常閉上眼睛。這使他氣憤。爲什麼他不看？他的講故事人的自尊心受到傷害了，——她沒有笑，沒有因爲恐怖而喊叫，只是聽。她總是很少笑。

『你笑吧，女妖精！』父親光火地對她喊叫，但是她把眼睛抬向他——是大大  
的藍眼睛，老頭子在它們的視線下面很驚駭地沉默下去。

『完全像母親，』他嘟囔，『完全像死鬼母親……』

母親也和姐莎一樣，是個高大的，溫暖的，馴順的女人，也是那樣和氣的和沉默的女人，但是他知道，在安靜的閃光後面她的眼睛裡蘊藏着火焰。

姐莎全身都像母親，——父親是很正確地看到這了，——但是在她的身上不是也有從父親遺傳下來的那樣不安定的血統呢？

她喜歡在黃昏時光，爲了過路的人們，無聲地走進被煙霧燻得發藍的屋內，憑靠住門框，聽飛行員們講述關於遠方的和偉大生活的，說不完的故事。她要知道人們在那兒怎樣生活，在主要城市裡幹什麼，——是不是都在飛和坐車船啊。

飛行員們把威梯姆河和主要城市之間的距離縮短了。他們在威梯姆吃早飯，在

蓮娜吃中飯，晚間就和朋友們到伊爾庫茨克的劇院去了。甚至於使她感到伊爾庫茨克很近了。它就在附近，就在河拐灣處（她從來沒到過那兒）。

她自己打算想想，這種在劇院的情況是怎樣，伊爾庫茨克是什麼樣子，但是羞於啓口，也不會問。

但是，她和飛行員們有了交情。她知道他們的名字，習慣和嗜好，明白他們的說話。

是些快樂的兒郎們在這條路綫上飛行！他們管自叫『空中馬車夫』，大車夫。他們不說『坐下』，而說『着陸』；不說『吃』，而說『來一飽』；他們管酒精叫『熱東西』，白蘭地叫『梭司納契加』（用俄國意識外國的商標字）。他們不說『把飛機弄壞了』而說『把飛機落到地上了』，去睡覺的時候，聲稱：『我要去過夜了』。他們沒有好天氣或者壞天氣這類名詞，或者說『不能幹活』的天氣，或者說『能飛的』天氣；『不能幹活的』天氣是常說的。這是五光十色的語言，她對於這種話久聽不慣，從海上航空隊來到這條路綫上的駕駛員們，還要再添上些海上的語言。他們誇示這些語言，就像誇示自己的制服，航空帽子，鑄有推進機的鈕子一樣，——誇示一切他們和地上的，不會飛的人們不同的地方。他們喧鬧地，快活地

，永遠是嘲弄地談話。他們嘲弄地和蔑視地談論一切——關於天氣呀，航行呀，戀愛呀，感情呀。他們覺得這種風度對於他們的冒險職業特別合適。姐莎注意到，駕駛員的歲數越大，他的談話裡面就越少有『飛行』術語了。

姐莎可不歡喜他們對一切都加以嘲笑。這是對的，她不明白生活，但是她覺得，在生活上要有這樣的要加以嘲笑那是可恥的事的，對於那是不能嘲笑的。

駕駛員中間有些和她成了朋友的兒郎們。這是一種奇怪的友誼！差不多她和其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先從衝突開始的。強健的，有能力的的女孩子是很會保護自己的！她不喜歡亂鬧。

有什麼！有一天漂亮小夥子廖尼亞戴着條小領帶，飛到威梯姆來了。駕駛員是非常地嚴肅和威武，當他看見姐莎的時候，甚至於激動得臉色發白了。他對她說，想和她談談，他們就走出去到河邊上，到一棵柏樹下面。廖尼亞就在柏樹旁邊腳曠說，如果她願意的話，他可以永遠靠近她來，於是下錨。因為——怎麼能說這話呢？——他愛她，有什麼，比愛生活更厲害。他最後激動着，不響了。但是她只搖搖腦袋就算是回答了。不行。她是不能嫁給廖尼亞的。不能和他一同走掉。

不過，爲了不使小夥子感到侮辱，她立刻又說：

『戴了條領帶，可是肩膀上有小窟窿。走，我給你縫縫，』她很高興地做了這事。

只有一個人對於妮莎從未加以注意過，不過他對於任何人都不看一眼。他走進屋子，看着腳底下，走到街上，把眼睛向上抬起來，看着天空（陰到什麼程度啦？）背後人們叫他的綽號烏克蘇司·伊萬內支（烏克蘇司是『醋』，這兒的意思是說他與衆不同。）這是一個不很年輕的駕駛員，已經在這條路上飛了很久。他一走進小房子，頂頂熱鬧的會談也會安靜下來，就像有一股冷氣和這個人一同侵進屋子來了。並不是嚴寒，而是秋天的，透骨的涼氣。

大家都覺得自己好像有了什麼錯誤：技士開始覺得油箱沒有灌滿，駕駛員覺得——飛機停的不很好，——風把它們從鐵錨上吹下來了，總之是要發生事故，可是他們還在這兒坐着，喝咖啡。

但是烏克蘇司·伊萬內支什麼話也沒有說，什麼人也沒有責備，他簡直就沒有看見人，急忙走到桌前，坐在長凳子上（它在他的沉重的身體下面咯吱咯吱響了），把胳膊肘子放在桌上，用拳頭撐住下頰，沉默地等候着，注視着盤子。

他沉默地和冷淡地吃過。

『您不喜歡嗎？』姐莎胆怯地問。

『都一樣！』他回答。

她問他喜歡那一個菜，——她知道所有駕駛員們喜歡吃的菜。

『都一樣！』他一揮手。

他沒有喜歡吃的菜嗎？這不可能的。每一個人都喜歡吃一樣菜，不喜歡吃別的菜。但是她再不願發問使他討厭了，竭力想自己辨別出他喜歡吃什麼。

駕駛員不喜歡他，技士們害怕。他永遠是一個人飛——如他所說，是因為找不到一個可以使他能安心信任機器的技士；如孩子們所說，是因在整個航空界再找不到一個願意和烏克蘇司·伊萬內支一同飛行的技士。

但是他一個人在飛行次數上來講比什麼人都多。他在好天氣和壞天氣都飛，只有黑夜才能迫使他同意過夜。

姐莎見他從飛機場上比所有的人來的都晚，在飛機旁邊活動半天，——自己又是駕駛員，又是舵手，又是技士。他哆哆嗦嗦，縮着肩膀，疲倦地走進來，暖和的屋子並沒有使他暖和，使人們覺得不快。

他有沒有家屬？不知怎麼姐莎就鬧起孩子們來。誰也不知道。誰也沒有到烏克

蘇司·伊萬內支家去串過門。他也沒有到誰家去過。一個衰老的，憂鬱的，孤獨的人，在她心裡引起了奇怪的感情。也許是同情吧？也許是憐憫吧？她不知道。

四月上旬起照例路綫要停閉一個半月到兩個月：伊爾庫茨克已經沒有雪了。對于她的父親的難過的日子來了，對于她却是自由的日子來了。她是一直不能忍耐地盼望這種日子的。像開鍋一樣的喧鬧和生活結束了，可以想到自己和想到父親了。

這是爲了什麼，四月的日子一來，現在會使她憂鬱起來了呢？

飛行員們和她親熱地告別。

『您不用寂寞，她莉亞·庫濟米妮娜。今年的春天很早，五月裡就會見面。』  
烏克蘇司·伊萬內支最後一個飛走。她出去送他。穿上一件小小的白皮衣，一頂白皮帽子。她站在飛機旁邊，馴順，安靜，偷偷地看駕駛員，等待着：他含笑向她道別，說些什麼話。

但是他簡直就沒有看她一眼。向機器匠喊了一聲：『有電啦！』——飛走了。她看了半天，直等到他的藍色飛機隱藏到天空裡去。她想：『現在都飛走了。他也飛走了。可是我留下來了。他簡直連看都沒看一眼。』——又在冰上，靠着信

號旗站了很久。

但是過了三天，他忽然和一群快活的工程師們又飛到威梯姆來了。他們都凍壞了，一看見姐莎，立刻就喊叫：

『給我們茶喝，姑娘。』

姐莎在房子裡忙來忙去。木片和煤塊從她手裡落下來。現在他也進來了，剛剛弄完機器。大概，不幸的人凍壞啦。幹嗎他又飛來啦？

一個頂頂年輕的工程師，很爲自己的初次飛行驕傲，對父親講起話來，他已經在新人物附近忙亂起來了：

『您明白情況嗎？在莫斯科把我們就誤了，好容易飛了出來，到了伊爾庫茨克，我們帶着最重要的，有人民經濟意義的圖表，可是告訴我們：航路停閉，到北方去的飛機沒有啦。還好，司契潘·伊里依支自告奮勇飛起來了。您知道，是冒險的飛行……』

『他對工作是熱情的……』出乎意外地，姐莎從角落裡自己對自己說，不安了。

院子裡天還很黑駕駛員就起來了，急忙穿上衣服，叫醒所有的人，走出到飛機

前面去。過了半點鐘他已經準備起飛了。他的沒有耐心是很明白的：伊爾庫茨克的飛機場上幾乎已經沒有雪了。

過了三個鐘頭他從礦山上回來了。沒有一個客人跟他來，這最後一次航空，他沒有攜帶任何一個人，——不願意拿他們的性命冒險，——但是載了貨和郵件。

一飛到威梯姆，他立刻就要天時報告。妲莎的父親一聲不響地對他指指窗戶——風雪開始了，斜形的雪條子落在水凍的河上。

『我奉勸不要飛了，』父親搖搖腦袋說。

『我不是向您要什麼勸告，是要天時報告，』烏克蘇司·伊萬內支粗暴地打斷他。

父親生氣了，把報告向掉上一扔。

『我不能在這兒過春天，』駕駛員腳嚙着，讀報告。把它揉一揉，塞進口袋去。『留下來！』妲莎想要對他喊叫，但是沒叫出來。難道她能攔住這個人嗎！

過了十分鐘，他已經在空中了。妲莎從高台階上看見，他的藍色飛機在天空中搖晃。

這以後有兩個鐘頭，妲莎自己失魂落魄地不能安心。在這兩個鐘頭之內，她體



驗到了一個駕駛員的妻的生活所經過的一切：又是不安，又是恐怖，還有盼望的苦痛。但是他並不是她的丈夫，也不是愛人。甚至於剛才飛出去冒險從事絕望的航空，他還是沒看她一眼，也沒說：別了。

過了兩個鐘頭，她到父親那兒，說應當問問吉林斯克，司契潘·伊里依支飛到了沒有。父親一直還在爲了駕駛員鼓氣，不過很聽話地走到電話跟前，打電話給郵政局。

後來忽然光起火來：什麼他媽的事！要她管這事算他媽怎麼回事？他連自己的責任都不知道啦！但是姐莎照直盯住了他，她的眼睛就像死去的母親的。

吉林斯克回電說，司契潘·伊里依支並沒有飛到，過了一點鐘他們也來問了：他沒有飛回威梯姆嗎？姐莎明白——發生危險了。

『也飛許過吉林斯克上空，沒有落下來，他們因爲是大風雪沒有看到吧？』父親推測說。

『問問烏斯旗，庫特，希加洛窩，上運斯克。』

她說話時就像有權利要求一樣。現在，發生了不幸，她再不在屋子裡來回走了。

清晨以前證明：飛行員沒有在航空路上。

『要找找，』姐莎對父親說。

『是，是，』父親忙亂起來，向電話奔去。

姐莎沉默地看着父親搖電話的柄，喊叫：『喂，喂』，後來跑到窗前……她站起來，拿起一件狼皮外套，抗起父親的槍，跑到旅店去找阿爾黑普祖父。阿爾黑普祖父一句話沒說給了她一匹馬。她也沒有對他說要到哪兒去和幹什麼去，就跑到森林裡去了。

她在森林裡轉了兩天，竭力離威梯姆河近一點。她知道，在大風雪中，飛行員是不會離開河太遠的。風雪完了，森林裡很安靜，只有雪在爬犁的鐵槓下面咯吱咯吱響的聲音。

『司契潘·伊里依支！』姐莎喊叫，竭力地和長久地等候回答。

爲了更容易聽見，她摘掉帽子；雪落在她的紅色辮子上。

『司契潘·伊里依支！』她喊叫，站在爬犁上。

空山裡面的回聲恐怖地重複：『司契潘……依……支……』但是沒有回答。

她放了一槍，槍聲喧鬧地在嚴寒的天空散開去。松鼠都藏到亂草蓬蓬的窟窿裡

去，馬驚駭地擗動耳朵；她莎盼望着回答的槍聲或者喊叫聲，但是沒有回答。等到回聲沉默之後，森林裡越法顯得憂鬱和寂靜。

夜間尋覓困難的時候，而且帶着馬沿着狹窄的羊腸小道徘徊是很危險的，她就走出到空曠的地方，靠近河邊，生起篝火來。火焰的呼呼響的舌頭升起比樹林還高。

黎明時火光熄滅了，希望也隨着火光消滅了。當最後的餘燼也熄滅的時候，最高的杉樹頂上開始放出了金光，她又固執地上路了，鞭打着很苦痛的馬，在牠的前面走，踏着雪，爲了使馬走得輕鬆一點。

她莎本能地靠近威梯姆河走。河的規律永遠也是她的生活的規律。就在這條河上，他是第一次遇到了司契潘·伊里依支；他的飛機落在威梯姆河的冰上，他從河裡走到岸上來，沿着一條狹窄的凍冰的小樹林路走着遇見了她。他最後一次飛行也是從這兒飛走的。在這條河上，她找到他是死的還是活的呢？『活的，』當太陽一出來的時候她說：『死的，』最後的火燼熄滅的時候她又說。

她到底把他活着找到了，是在她所盼望的地方，禿山的脚下，威梯姆河的高岸上找到的。

『司契潘·伊里依支！』她喊叫，在雪裡磕絆着，跑到他跟前。『活着哪，活着哪！』快活得，幸福得哭起來，聲音是女人式的。

他沒有反應。他用雙手抱住腦袋坐着，毫無關心地看着不久以前還是飛機的碎片。

『活着哪，活着哪！』她喊叫，跑到他面前，幸福得又是笑又是哭。

他沒有動，也沒有回顧。

他是被不幸，也就是第一次航空災難給壓迫得難過了。但是姐莎什麼都沒注意。他爲了他活着哪，活着哪而高興。飛機對於她有什麼意義？她緊靠在駕駛員的潮濕的肩膀上。

『走吧，』她悄悄說。『天快黑啦。起來吧，司契潘·伊里依支，走吧！』

但是他還是沒有動一動。直到現在姐莎才發覺駕駛員有點不妙。

『司契潘·伊里依支！』她驚駭地喊叫，但是他沒有回答。

她用長久的，注意的目光看了他一會兒，後來搬住他的肩膀，領他到小爬犁跟前。

他沒有反抗。他反正都是一樣——留在這兒呢還是走。他是不想活了。

他坐在小雪橇上。她涉關心地用狼皮外套給他蓋上。後來走到飛機跟前。她在碎片中間站着，想道：『他是愛它比生命還要愛，所以他連看都不看她一眼！』她小心地，彷彿那是一具死屍，繞了碎片一圈，抗起郵件袋，貴重的物品，搬到爬犁上。

『娜珈，娜珈，你算幹什麼！』忽然從狼皮外套下面傳過來。

她涉驚駭地回顧了一下，跑到爬犁跟前來。

『司契潘·伊里依支！』她喊叫。『您要幹什麼？您叫誰哪？』

『走吧！』他涉聲說。『你看，山……我飛越過去……哎呀，娜珈！你算是幹什麼？……你要走嗎？站住！啊啊！鬼女兒！……』

他開始說夢話了。他翻騰，把外套從自己身上扯下來。

『好悶，好悶！』他喊叫。『你是要把我悶死嗎，娜吉珈，媽的？』

她涉奔到馬跟前，急忙把鞋套在爬犁上，沿着小路向前拖拉起來。快點，快點，只要能活着把他拉到才好！

司契潘·伊里依支在床上躺了八天，她涉有八夜工夫沒有離開過他。後來他清醒了，睜開眼睛，用目光掃了屋內一下，看見了她涉，但是沒有驚異，什麼都沒有

問，只低低說：『喝水！』她高興了，趕快把飲料送給他。他喝過，說道：『謝謝』。後來躺了很久，向天花板望着。

第九天他忽然自己從床上起來，甚至於連她都沒能想到要攔住他，從口袋裡掏出煙袋，吸起來。後來站在窗前有半天，向河上望去。她用驚駭的目光注視着他：現在他痊癒之後，她又和害怕飛行員和技士一樣怕起他來，他從窗前轉開身，走到她跟前，咕囁着說：

『謝謝——你！』

她呆住了，甚至於把雙手捂在胸前，——心是這樣的跳動。他擰了煙袋一下。

『不過是白費……這是白費……白費……』

她不明白：什麼白費？後來猜出來了……

他失去了生活的願望和飛行的願望。他在小屋子裡走來走去，就像是一具沒有裝棺材的死屍。叫他吃飯的時候，他就吃，不叫他的話——他就不吃。父親想用航空故事吸引住他，但是講到最有趣的地方，使聽衆們頭髮直豎起來的時候，司契潘·伊里依支忽然站起來，一句話也不說，走開去了，剩下父親在生氣，娘莎——是驚駭的樣子。

他走出去到台階上，向河上望着，但是他的眼光是昏沉的，冷淡的。眼光沒有閃動，任什麼都沒看——不論是預告着春天降臨的冰上的裂縫，不論是裝着汽油的桶子，不論是被春風吹得抖動的風車。

姐莎的父親瞞道：

「這也是故事！我一輩子壞了多少飛機，受過多少次航空損害，可是一次也沒有發過神經病。但是這個人——頭一次受損失就成了瘋子。」

但是姐莎鋒利地制止父親的話。爲了司契潘·伊里依支，她準備和任何人來打一場都行。難道不是她在威梯姆河上找到他的嗎？他對於她是很寶貴的……那有什麼，——現在她並不隱瞞自己，她愛他。不過她從來沒有對他說出這話過。她竭力不叫他討厭，避免和他會面，躲起來。可是他沒有注意到這，也同樣沒有注意到她的愛情。他什麼都沒有看出來。他是不願活下去了，不願戀愛，也不願飛行了。

怎麼才能挽救他？姐莎也不是醫生。但是她愛他，愛情使她聰明和有了經驗。只有飛機可以挽救他，也就等於只有新生的孩子才能改變死掉孩子的母親的心情。不過養子是很少能代替親生孩子的。在伊爾庫茨克還可以發給他一架飛機，但是對於他永遠是陌生的，——他把現成的飛機接收過來，並沒有認清它的靈魂。

於是她想起了一架在他們家板棚內廢爛掉的飛機。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把它送到礦山上的預定的飛機場去，到威稀姆飛機壞了，就把它藏到板棚裡去，想以後修理，但是一直忘記了。父親每年都打算把這架飛機告訴伊爾庫茨克，可是始終也沒有告訴。

黃昏時光，如莎就懷着她從來不會想到的妙計，和父親談起話來。

『我們板棚裡的飛機是幹什麼的？』吃晚飯的時候，她彷彿並非故意地問。

『哪一架飛機？』父親反問，彷彿他這兒有一座大飛機工廠。

『就是那架小的，綠的……』

『啊呀，這架呀！安姆非比式……』於是他詳細地講起飛機的歷史來。

如莎偷看司契潘·伊里依支；他簡直連腦袋都不抬，沒有聽見。

『可是它還能修理嗎？』如莎並沒有失望，問道。

『修理？如果有工夫，我早就修理啦……』父親開始海濶天空地講述如何修理

飛機，以及缺少什麼東西。

司契潘抬起頭來，——如莎看見這個了。

『那就可以坐上它去飛起來嗎？』她完全天真地悄悄說。



『大概全都爛掉啦，』忽然司契潘·伊里依支咕嚕說。

『在我的航空站裡飛機就不會爛掉！』父親氣呼呼說。『我自己來修理它，就是這話。明天我就修起來。你看，又爛掉啦！……』

清晨進行了一次檢查。妲莎也在場了，一直有這樣的想頭，好像人們在給司契潘·伊里依支相看新娘子。現在他埋首在工作中間，高興起來了，完全忘記了妲莎——這時候妲莎和他有什麼關係？但是她一想到飛機，就一次也沒有覺得痛惜過。司契潘·伊里依支注意地檢查機器。飛機放在板棚裡那種孤獨情形看起來令人難過，停放在木樁和木板中間，這種孤獨情形也完成了自己的事業：司契潘·伊里依支愛上飛機了。他把它推出來，把自己的全部才智，把自己的全部愛情和柔情都放在它身上，他自己要把它開到天上去。

妲莎有好幾次悄悄離開司契潘·伊里依支，和機器匠一同到肇事故的地方去，把凡是能從舊飛機的破片上能拿回來的東西都拿回來了。這樣舊飛機就變成了新飛機，且使它更覺得可親。

現在司契潘·伊里依支整天價在板棚裡活動。板棚打掃淨乾了，也燒暖了，變成了工廠。妲莎的父親和駕駛員一同忙碌。駕駛員依舊是沉默不語，對機器匠和妲莎

莎一說話就生氣，向他們喊叫。但是有時她卻看到他的嘴唇上有了笑容，——那是在工作有了進展的時候，甚至於有一次他吹起哨子來了。

她也很幸福。她沉默地坐在旁邊，猜測着他的命令，遞交工具，燒爐子，燒熱水，端食物。他工作的時候，她坐在他身旁覺得很好，聽着木頭在鉋子下面唱，鐵——在錘子下面叫，看見司契潘·伊里依支一看到飛機的時候，他的眼睛裡越來越有了暖意。他從來沒用這樣的眼睛對她看過。現在他是又想活下去，又想飛行了。他不能忍耐地工作，急急忙忙，不時向河上望去。他想快點能坐上新飛機飛走。噯，有什麼？叫他飛好啦。反正是她在威梯姆河上的禿山上找到他的。她給了他一架飛機。他自己幫助他把工作做完，爲了可以使他快點可以從這兒飛走。

河上已經流起冰來，第一批飛機飛來，駕駛員們叫司契潘·伊里依支坐他們的飛機到伊爾庫茨克去，但是他只笑笑：

「我要乘自己的飛，」他再也沒有多說一句話。

他很快就將飛機推到河上去了，開始在水上試驗它，然後到空中試驗。

她將擰開了螺旋，喊道：

「有雷嗎？」

「有電啦！」他回答，機器開始響起來。

她很喜歡這個。你一擰螺旋——就有電啦。在司契潘·伊里依支身上，要擰什麼樣的螺旋，才能使他有發電的火花呀？但是她爲了這是什麼也沒有做的。她就像一個被審判的人，等候着他飛走的時刻的來到。永遠飛走。如果他還回來的話，就依舊是從前的那個烏克蘇司·伊萬內支……。

「明天我就要飛啦！」有一天他對姐莎的父親說。

姐莎一聽到這話，渾身涼了。現在，終於到了她好久等候着的時刻，她驚慌失措了。如果他飛走的時候，對她會怎樣呢？她竭力不想這個，而且也沒有什麼可想了。還像從前一樣生活下去，——她還可以辦得到嗎？如果他還留在這一綫上，她就要生自沸壺，給工作人員們修理衣裳，盼望他飛來，如果離開這一綫的話，就只好回憶啦。她是第一次愛上人，不過她覺得這也是最後一次。

終於陽光滿地，睛爽明朗的清晨來到了。司契潘·伊里依支天一亮就到飛機旁邊去了；姐莎用熱水瓶裝了咖啡給他送來，但是只對她擺手。也不知他又有什麼不快的事。他比魔鬼還兇起來。

「也許，他飛不走啦？」姐莎想，但是簡直不敢歡喜：明天還是要飛走的。

當最後一刻到來的時候，完全準備好飛行的司契潘·伊里依支，忽然走到如莎而前，對一切都道謝，道別，她很惋惜他不能再多留一天。她用充滿了坦白的愛情的眼睛望着他，簡直叫他激動起來了。

從來沒有一個婦人，甚至於就是從前那一個女人，都沒有這樣看過他……他站在女孩子附近，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要飛走啦，』他說。『謝謝……爲了一切……』

『一路平安！』她輕輕說。

他扭轉身去，向河上望望，——飛機正在河水的波浪上搖動。他馬上就坐進去，飛走。飛到伊爾庫茨克，晚上回家去，回到一間空空的，骯髒的，獨身房子裡去。擰開電壺，尋找杯子，並不很髒的，而且可能是完整的……生活就這樣前進，就像在山下經過的生活一樣……

但是女孩子一直還是站在旁邊。她什麼都沒有盼望，什麼話也沒說……

『別了！』他說，笨拙地和難看地伸出手來。

『一路平安！好天氣！』她又低低說，把眼睛抬到他身上。

由於眼睛的注視忽然使駕駛員溫暖和快活起來了。他想，如果每一次飛行，女

孩子都用這樣的目光送他，他就能這樣飛……會造成以前從沒飛行過的那種樣子。他會在空中造成什麼樣的奇蹟呀！

應當設法把這話告訴她，但是他和女孩子講話很難啓口，也許是從來就不會。他在原地踏了半天，皺着眉，光着火，可是沒有話，但是時間是過去了。要飛了，太陽已經很高，波浪不能忍耐地撲打河岸，把飛機漂得直擱，但是他站着，找不到話說。

『呶，你幹嗎站着啊？』他忽然氣哼哼地對如莎喊叫，就像對技士、對搖機匠，對機器匠喊叫。『要我等好久嗎？你的東西在哪兒？拿來，快點。現在天氣還好，要飛走啦……』

她驚慌失措地看了他一眼，但是他也沒有使她清醒一下，喊叫：

『呶，快點吧！』

『馬上就來，』她驚慌失措地低聲說，向屋子跑去。

他站着，注視着她的後影，高興了，現在談好啦，一切都明朗啦，現在他在世界上再不是一個孤獨的人了。

如莎飛跑進屋子，抓起一隻小藍子，把凡是落到手底下的衣服，襯衫，母親的

照片，還有一本什麼書，都塞進藍子去，又跑到台塔上。父親正站在台塔上。

『別了，父親，』她涉慌慌張張地抱了父親一下，『不要罵呀。』

『你到哪兒去，瘋丫頭，』父親什麼也不明白。

『我要飛走啦！』她已經是一面跑一面喊叫了。『我要飛走啦，父親！』

機器匠喊叫：『電！』駕駛員回答：『有電！』她清醒過來的時候已經在河上空了。

父親依舊呆站在台塔上。直到飛機升到河上空，他才想道，女兒，她涉，這是跟着一個陌生人永遠飛走啦，那個人現在對於她比父親還親近，還可愛。

『可是我呢？可是我呢？』他幾乎喊叫出來。『我怎麼辦？我老啦，也沒有人送我的終啦……』

飛機已經上升到松樹林的頂上，而且飛上了正路。老頭子不由自主地注視着它，——他從來就不能鎮定地看飛機在空中飛，但是對這一架自己什麼也想不出了。

『你瞧，拐灣多好！』他睜眼，還想在拐灣上找到些毛病。

但是沒有找到。一切都很快，正確，一切都很像他從前所做過的樣子。他又高興地看着機翼和尾翼迎着太陽的閃光，聽着機器平均地響……這樣，他很早很早

以前，曾經從地上向天空來過一次勇敢的飛跳，——這一跳是好極囉！從森林裡，從熊穴裡，——跳到天空！但是現在妮莎……

『至於女兒……女兒……』他驚異地想。『你瞧！好漢子！』

# 驕傲的柯仙妮亞

A. 卡拉娃耶娃

集體農場管理處的屋內靜悄悄的。

只有在靠窗戶地方，坐着一位臉色黑黑的，約有四十來歲的婦人，把電話筒貼在耳朵上，聽着話筒裡的聲音，不時打斷說：

「明白啦……我一定辦到……很好……」

忽然婦人不響了，她的圓臉飛紅起來，紅色的厚嘴唇上出現了起初有點害怕而快活的，後來却是驕傲的笑容：

「就謝謝吧！我一定來！後天，晚上五點鐘……在州立劇院？……請放心吧！柯仙妮亞·別里亞耶娃可不是那種開會遲到的人，而且又是那樣盛大的聚會！……謝謝你的好意……我祝您健康！……」

柯仙妮亞·別里亞耶娃把聽筒放到架子上，微微笑了。紅潮透過濃金色的鄉下晒的日鏽，還很顯目地在腮頰上浮現着，嘴唇上都曾被控制着她的快活的思潮。顯得



一直在笑：

「這多好！關於我們的農場莫斯科都聽說啦！……從莫斯科來了一個同志到了州裡，你看見嗎，爲了和我們莊稼人認識認識，想聽聽他們的意見和關於四七年收成的想法。至於我個人的意見是這樣的：我的在「列寧的旗幟」集體農場的一組，要給人民造成豐富的收穫，斯大林同志！噢，柯仙妮亞，柯仙妮亞，想想吧；獲得了什麼地位啦：人們對斯大林同志講述關於你的事，他爲了你的成績而高興！」

婦人露着安靜的幸福的笑容，用全部五個手指頭用力揪了自己的腮頰一下，彷彿是想證明一下，她是不是在夢中進行這些談話。這個可笑的动作使她想起了她的窮苦的少年時代：從前，小丫頭柯秀希也是這樣掐自己的腮頰和手，爲了要證明稀有的孤兒的快樂。現在想起來，那時它們是多不值錢呀！……爲了『吃口飯』柯秀希在他那兒做工的一個富豪肉商，有時向小姑娘手裡塞一塊點心，或者一根廉價的帶子。柯秀希已經十五歲的時候，有一天肉商『慷慨起來了』，給她買了一双皮鞋。女孩子非常歡喜這双粗皮的，咯吱咯吱響的，有兩隻耳扎煞起來的皮鞋！夏天有一次不能穿下自己的貴重的皮鞋了，就大哭起來啦！……她望着完整的結實皮鞋，身材長大了的，有力量的她就哭得眼淚鼻涕都下來了。肉商這時對她說：

啣啣，騷玩意兒，靠主人的麵包把你養肥啦！」柯仙妮亞明白肉商還要很久才會再發買新皮鞋的慷慨心——這就是說，她命裡註定要赤腳走路啦，現在對於跳圈子舞就只能看看了：赤脚的，窮女孩子，你不能跳。在那種不幸的時候，柯秀希珈忽然明白了，她的運氣實在不好，她的生活也是『該詛咒的』。她的確是運氣不好。不久她就嫁給肉商的一個工人了，是個沉靜的和陰鬱的小夥子，她因為他也是屬於『孤兒一派』的人所以可憐他。丈夫是個醉漢，喝醉的時候就重重地打她和孩子。柯仙妮亞在爬不出的貧困的重壓中，孩子毫無愉快，看護孩子也一點沒有憐惜心，用她自己能盡的智慧教育孩子，只想着一件事：使他們怎樣能想法子鑽到人間去，——對於自己她一點光明的前途都沒看到。當第一個集體農場的春天光臨的時候，彷彿在柯仙妮亞的面前大敞着打開了走向新生活的大門。

她看見肉商被清算了，他多少年來把整個村莊掌握在手中。他的全部財富和大院都成了集體農場的財產。『這是正義的事情！』柯仙妮亞說，而且登記加入集體農場了。這樣她就翻了身，自己覺得奇怪，也使別人驚異。在工作中也不知她從那兒就生出了快活的身段和炯炯的眼睛，在最初的集體農場生活的困難時期她很會團結人和鼓勵他們！現在柯仙妮亞是明白這是從哪兒生出的力量了：首先是她覺得

自己在巨大的事業中，以及在整個生活中，成了主人。她的力量，像樺樹一樣，一年一年向上增長，越來越堅實了，在區上談論到柯仙妮亞·安德烈芙娜·別里亞耶娃，已經好像談到一位構成集體農場生活支柱的人一樣了。四三年柯仙妮亞的丈夫在前線犧牲了。她爲了他哭泣，忘記了他的一切壞處，忘記了忍受過的他的壞處。但是並沒有多少時間能哭泣：集體農場的，也就是柯仙妮亞·別里亞耶娃的最勤勞的小組完成的工作『在第一線出現了』，就像有一次州裡人所說：就是應當把耳朵尖利地支起來。她所完成的任務是值得驕傲的，對於她的悲痛是不小的安慰：她認爲自己的女性的生活已經到頭了。但是又使她自己覺得奇怪了。四六年春天，集體農場的主席老頭子死了以後，馬上就來了一個新主席——是什麼人呢？是從前的同村人伊萬·普里貝洛夫，十二歲的時候，寡婦母親把他帶到莫斯科去了。他在那兒的大工廠裡工作了很久，從那兒就到前方去了，受了重傷。工廠裡的工作他已經沒有力氣做了，於是普里貝洛夫就回到自己出生的伏爾加河對岸的村中來了，他的妹妹帶着孩子住在那兒。

從這個高個子的，生着一張乾枯的嚴厲臉的人身上——他也沒說出自己的姓名——柯仙妮亞怎樣也認不出他就是胖子萬尼亞特加，童年時代曾經和他一塊兒玩過

的人。可是普里貝洛夫也是同樣的，從這個身裁長大而又莊嚴的灰色眼睛的婦人身上，也認不出她就是那個比他小三歲，他曾經給她用木頭削過玩意兒的醜小姑娘。兩人互相很驚奇，每個人都想如何來講講自己的事。普里貝洛夫的妻在撤退時候死了，兒子犧牲在前線了。兩個獨身的人在工作中成了友誼，四七年六月，有一天伊萬·普里貝洛夫問她，同意不同意做他的老婆。她並沒有猶疑，回答：『好，』因為愛上了這個有力量的，說話鋒利，但是在她的深深的理想中認為是善良的人。對於舉行婚禮柯仙妮亞並不着忙，決定要慢慢準備着自己的成年的兒女們對她的生活的改變；他們還會嘲笑母親——哎喲，四十六歲的人又想花了心啦！……柯仙妮亞把自己的就心對普里貝洛夫說過。他鎮定地說：『他們年輕人是不明白，你的青春是這樣被剝奪了，你根本就沒能很清楚地看到青春，——如果必要的話，我來對他們解釋。』柯仙妮亞很高興他是這樣清楚地瞭解她，她喜歡他的其他許多理論和思想；他對一切事物的判斷都很正確和有主見。有一件事她無論如何不能明白：普里貝洛夫簡直不贊成她到州裡和區裡去，而且肯定說，大部分原因都是『假造的』，根本不一定要去。

「呸，這事和他能弄明白……一同生活，他就瞭解啦」，柯仙妮亞堅信地想

，把自己生活上的主要問題在記憶裡整理了一下。

『就是他，正想曹操，曹操就到啦，』她笑出了聲，向窗戶望了望：伊萬·普里貝洛夫正沿着路向管理處走來。

婦人藏在窗框子後面，露出狡獪的和溫柔的笑容，注視着他的每一個動作。他拄着一根結實的橡木棍子和略微仰着點頭走。柯仙妮亞欣賞着普里貝洛夫，想起了出嫁第一個丈夫的情形：那時她很愚蠢，也不明白什麼叫好和什麼叫壞，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可是這一個，我的寶貝呀，我是看清他的全部啦——是個戰鬥的，認真的人，任何機會都不失去，我的才子啊！』

柯仙妮亞自己斟酌，現在如何來把和州裡由電話談過的内容轉告普里貝洛夫，想道：『我的寶貝，現在你就不會噁噁啦：爲了表示特別尊敬請我到州裡去啦！』

柯仙妮亞剛向窗外望了一下，爲了喚一聲普里貝洛夫，可是忽然有人從街上叫了他一聲，他停下了。一個矮個子的，穿一件難看的，洗過的大背心的女人跑到普里貝洛夫跟前，說了些什麼話。

『又是這個瑪莉亞·塔巴珂娃糾纏伊萬啦，』柯仙妮亞生氣地想。『昨天她到

處找他，現在不知她又什麼啦！」

瑪莉亞·塔巴珂娃和普里貝洛夫並排走。瑪莉亞把黑頭髮的，但是花白了的腦袋向他抬着，梳了兩隻細辮子，盤到頭頂上，弄了個可憐的髻，繼續着自己的談話，但是普里貝洛夫注意地聽她的話。柯仙妮亞再也忍耐不住了，從窗戶裡探身出去，喊叫道：

「伊萬·謝爾傑維支，我有事情找你來啦！」

瑪莉亞·塔巴珂娃看了她一眼，鞠了個躬，一聲不響地到一旁去了。『和你開開玩笑！』柯仙妮亞氣憤地想，決定不管瑪莉亞和她麻煩不麻煩，跑到台階上去。

『來呀，你到這兒來呀！』她快活地和不能忍耐地叫着，很有權威地把普里貝洛夫拉進屋子來。

『嗷嗷？』他愛撫地嘟囔着，摘下眼鏡。

柯仙妮亞不出聲地笑了：他知道，談話的時候她是歡喜看着他戴眼鏡的。已經完全忘記瑪莉亞·塔巴珂娃還站在台階上，柯仙妮亞就談起從州裡打來電話的事：

「於是最後，這個州委員會的同志對我說：『可敬的柯仙妮亞·安德烈耶娃，您應當記住，像您這樣的收穫匠人，我們認爲是我們州裡的農業五年計劃的支柱！』好嗎？」

柯仙妮亞驕傲地抬了一下被太陽晒得褪色的眉毛，重複說：

「『五年計劃的支柱』！說的好嗎？」

普里貝洛夫讚揚地點點頭，可是柯仙妮亞更加快活地把話說完：

「爲了這事後天就得到州裡去，從莫斯科來的同志需要瞭解……」

「你預備後天就走嗎？」普里貝洛夫慢慢地問，臉上就顯出了她所熟悉的不滿表情。

「噢……怎麼又？」她不能忍耐地問。

「因爲後天我們就開始收割啦，」他嚴厲地提醒。「就是說大家都一定要各安其位。」

「請放心吧，」柯仙妮亞忽然生氣了。「我記得這個。我的一組裡的人都是可靠的，優秀份子，叫糧食留在穗上，——這些人是不會讓的，我不在他們也會動手照應有的手續收割的。」

普里貝洛夫也不看柯仙妮亞，戴上眼鏡，不滿意的嘆口氣：

「總之自己的眼睛——是金鋼石。爲什麼在這種時候你一定要熱心走啊，——在這上面我就沒看到必要……甚至於相反：我認爲對事情是有害的。」

「你這是說到哪兒去啦！」柯仙妮亞像受侮辱一樣紅了臉，並且想道：「你怎樣也弄不明白他！」

不過是是不願意表示讓步的：

「人們把有關我的小組的事情告訴斯大林同志，我看是很寶貴的！……你是一個入黨的人，應當鼓勵我，我全部的心上都感覺到這個，可是你想妨礙我的幻想！」最後她懇求起來，打算從另外一方面影響他。

「你應當好好想想，——既然你想要入黨，」他反對地說自然他是明白她的「路程」的，而且透過冰一樣閃耀的眼鏡嚴厲地微笑着。「我是你的第一個介紹人，一定要把這對你說明……」

「如果你不願把我這樣一個還沒有覺醒的人介紹入黨，我還可以找另外的人！」柯仙妮亞激怒了。

「關於你的好工作別人是也可以告訴斯大林同志的，」普里貝洛夫毫不動心地



打斷她的話。「哎呀，柯仙妮亞·安德烈耶芙娜，你可不要沉迷在自己的驕傲中間呀。」

「是的，是的！我是有值得驕傲的地方，還有可以教育別人的地方！……我答應一海克脫地要收成一百二十五普特。一定能這樣，能的！……當我爲了這一勝利準備人和土地的時候，你還沒到這兒來呢……因此，你就石頭人一樣放心吧……」

她沒有注意普里貝洛夫在她講這些話的時候對她這方面直笑，——恨恨的激動越來越激烈地燃燒着她的思想。

「那時候你還沒到這兒來，你沒看見我們大家是怎樣工作，經受些什麼苦難……我的主上帝……從前，夜間你也不能睡，總是想：怎麼把工作快點兒搞好才好吧？我又要耕地又要耨草，都按期完成了，我有拖拉機師，從前就像順着一條線走……」

「因此你才成爲一個這樣堅強的女主人，所以你也不應當走，」普里貝洛夫並沒有責備地做着結論這樣到底引得她發了瘋。

「你……幹什麼？」柯仙妮亞喊叫，激怒的紅潮越來越濃厚。「你是不是已經要禁止我想向上嗎？……我還沒有嫁給你哩……你也不要擋我的道路……我不承認

你的禁令……」

「如果要到了那種地步，」普里貝洛夫並不看她，慢慢地說，「我就可以禁止你：我是集體農場的主席，你可是小組長，應當聽我這個領導人的話。」

「你這是說的什麼話！」小組長把閃耀着憤怒和憎惡的目光投到集體農場的主席身上。「顯然你的皮氣我還沒能瞭解清楚，可是現在我看見……真看清啦！……隨便什麼事都行，可是在這種神聖的工作上誰也不能攔擋，誰也不能！」

「在我們的集體農場生活中還有許多別的神聖工作，」普里貝洛夫依舊用那種鎮定的聲調反對說。

柯仙妮亞被侮辱一樣從原來地方站起身來，但是普里貝洛夫攔住了她：

「不行，等等再走。我聽完你的話了，現在輪到我啦。」

婦人坐下來，不能和解地聳着肩膀：

「應當問問我願意不願意和你再談下去！」

「如果是講自己的個人的問題，我決不會打攪你，」他冷冷地回答，「如果是有關公共事業的問題你的良心也不准你走。你剛才說過神聖工作的話，我來回答你：在集體農場生活中有另外的，更重要的神聖工作，只要一知道，那時就會明白它

們是多末重要等待執行的。現在我確信，柯仙妮亞·安德烈耶芙娜，目前的神聖工作，也就是你應當幫助的，是有關瑪莉亞·塔巴珂娃的問題……」

「什麼？」婦人吃驚地喊叫出來，跳起身來，幾乎又倒在椅子上。「關於瑪莉亞·塔巴珂娃！……你瘋了嗎，怎麼的？她有什麼事情？……我簡直就不願意認識她！集體農場裡再沒有比她更壞的了，如果我有權力的話，我是不准這個懶娘兒們踏進集體農場門坎的！……忽然由於瑪莉亞……我又不能走啦……」

「瑪莉亞是明白自己的罪過的。她不但和我談過，也到區委會去過……那兒的人們指示給她正確的出路。你知道，我認爲她並非一直是這樣被動的人——從前她並不比別人工作得壞。」

「從前的事可多啦！」

「人們對我說，自從丈夫在前方犧牲以後，已經是戰爭結束時候了，瑪莉亞·塔巴珂娃精神頹喪下去了，有許多月她的手沒有做工作了。如果一個可敬的人和你在一起會精神頹喪，你應當想想……」

「你是講廢話呀，主席！用不到教給我什麼東西，——我自己知道，我想的是什麼？」

『那會看清楚的！』現在普里貝洛夫已經是銳利地和批判地說。『你想，你是要到主席團裡去美一下子。』

『我要去！我並不是強求到那兒去——是他們請的。』

『這就是我說的話，你喜歡到主席團裡去坐坐，笑一笑，像畫中人一樣……』

『不要指示我應當怎樣生活吧，不要指示吧！』

柯仙妮亞憤怒地向後一挺，站起身來，乒乒乓乓地移動着椅子，激怒和侮辱撕裂了她的胸膛。

普里貝洛夫的高鼻子的臉柯仙妮亞覺得陌生和兇狠了，他的堅硬的蒼白的嘴唇彷彿隱藏着狡猾，嫉妬，和還有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只要想一想，這個人昨天還擁抱過她，並且問：『什麼時候舉行婚禮呀，柯仙妮希珈？』你現在去行婚禮吧！

『啊……我和你說吧，你是一個粗魯的，沒有良心的人！……噢呀，頂好叫我永遠不認識你！』柯仙妮亞好不容易忍住眼淚，跑出到台階上去了。

瑪莉亞·塔巴珂娃站着，靠在台階欄桿上。她的黑色的，長着潮濕的睫毛的眼睛膽怯地瞥了柯仙妮亞一眼。

『可是她好像什麼都聽見啦，』小組長不安地想，急忙順台階盪踏着向下走去

。她向前走着，聽見普里貝洛夫對女集體農場員說：

「你的事情暫時還不能成功，瑪莉亞·華西里耶美娜。」

柯仙妮亞沒聽見瑪莉亞的回答，不過似乎不知從哪一方面向她身上吹來一股使頭腦清醒的涼氣：「談的是什麼事情啊？」

他們之間發生的齟齬忽然使她覺得成了沉重的誤會，這是應當馬上就解釋明白的。婦人停下了，悄悄邪着眼睛，等候伊萬追她——他們，未來的夫妻，這樣大規模的反目，無論如何他是不愉快的。

但是伊萬拐彎了，和瑪莉亞·塔巴珂娃並排走了。

「看怎麼樣！」柯仙妮亞又由於不能忍受的侮辱憤怒起來，想道。「現在都清楚啦……滾你媽的吧，你從我的眼睛裡滾出去……我不會給你當什麼奴隸，我不會去求你……我自己有腦袋！」

填滿了對普里貝洛夫的仇恨，憤怒和憎惡的柯仙妮亞走着。胸膛裡也不知是什麼東西很痛苦地難過，腮幫子羞得熱烘烘的，因為像小姑娘一樣相信了這個粗鹵的，毫無憐香惜玉心的人。「幸而還好，還沒來得及把這一切都告訴孩子們，——不然可真羞死人啦！」

她回到家裡，忍耐不住了。腦袋倒在罩着美麗的繡花套子的枕頭堆上，柯仙妮亞抽泣起來。

到底是眼淚使她輕鬆了些。她抬起身來，放好枕頭，整理一下套子，用手鋪鋪平褥子上的藍色綢子被。

「我這是坐着幹嗎哪？爲什麼我的手搭拉下來？我可是什麼壞事都沒做過！」柯仙妮亞試探着克服那種像尖利的冷氣一樣，彷彿越來越深地刺進靈魂的奇異恐懼。記起了瑪莉亞·塔巴珂娃的悲哀的眼睛和普里貝洛夫的話：「你的事情暫時還不能成功，瑪莉亞·華爾里耶芙娜！」

「噢，柯仙妮亞，你生氣太過火啦，應當說老實話，你是這樣地生氣，忘記聽完話和問問：哪，主席，你是想使瑪莉亞·塔巴珂娃達到什麼目的呀？……也許事情根本是很平常的，而且解決也並不難吧？……」

婦人在她的舒適的房間裡，忽然寂寞起來了。想起來，還是在戰爭以前，她是非常高興地佈置自己的新房子。這座五面牆（註）的，散發着松香氣味的房子一根柱子一根柱子地建造起來，最後是四面很大的光亮窗子勇敢地對街上望着。柯仙妮亞特別記得，所有的隣居都來欣賞她的書桌的那一天。是啊，一個從前的不識字的

小丫頭柯仙妮亞有了工作的書桌了，所有她的工作都很有次序地保存在那裡面。還是在春耕以前不久的時候，她的享有盛名的小組裡的婦人們不止一次地圍着這張胡桃木的桌子開過會，她的同伴們，是些精選過的人——沒有笨人，沒有懶人！

柯仙妮亞·別里亞耶娃對於自己的孩子們也沒有什麼丟人地方：兩個兒子——是工程師，在莫斯科工作，第三個兒子——是農業家，在州裡工作，大女兒——是地質學家，小女兒——是集體農場的小學教員。

「大鼻子鬼，不是救助什麼不幸的女人啊！」她悲痛地想，在屋內走來走去。牆上的鏡子裡不時反映出她的愁眉苦眼的臉，由於對自己的顧慮和不滿立刻就瘦削下來了。她的生活是很規矩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使她心安了，驚慌的冷氣依舊做自己的工作，越來刺入越深。彷彿瑪莉亞·塔巴珂娃的悲哀的，一直蒼白的臉從她的肩後出現，在鏡子裡和她的愁臉並排照見了，她的斑白的細辮子，腦袋低着的身形，她的洗過的背心，都在鏡子裡出現了。關於自己的，過得很好的生活的念頭，忽然使柯仙妮亞覺得成了一個強者在一個弱者和病人面前所吹的牛皮：誰要是現在再請她重複一下所有這些驕傲的思想，她就不能安心地對這個人的眼睛看下去了。是的，是的，如果知道了這個人是不幸的，而且像伊萬所說的關於瑪莉亞·塔巴珂娃

情的情形，使她精神頹喪了，她再也不能看一眼了。

『噢，她今天可是把我的心弄亂啦，這個瑪莉亞！看來，我並沒能做到一切應做的工作，也許我聽完她的請求，我就會立刻幫助她……』  
『噢，說實在的，如果她想的是好事情，難道我不能用善良的良心給她添些勇氣嗎？……可是，如果……』  
到伊萬那兒去問問，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是柯仙妮亞立刻駁斥了這個念頭：『不行，不行……這總是像表示自己已過錯呀！噢呀，伊萬，謝爾傑維支，你把我腦袋弄昏啦！』

婦人愁悶着走到窗前去——忽然從椅子上跳起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伊萬·普里貝洛夫一直向她的房子走來了。

『啊，寶貝，倒底來啦……』  
『不過她別的什麼還沒來得及想。普里貝洛夫略微探進身來，可以馬上看出來，是有人等候他來的。但是他沒叫那人露面，摘下帽子，對女主人行了個禮。』

『請坐……你是客人啦……』  
柯仙妮亞略微抑制着聲音裡面的顫抖，向裡請。  
『謝謝，』普里貝洛夫又行一個禮，坐到桌旁。『我不喜歡把工作停在半路上。請寬恕打攪你，不過這是來……我們還沒和你說完哪，柯仙妮亞·安德烈耶芙』



娜。」

「是的，好像是那樣。說完吧。」

「這樣……不管你的話是如何生氣，瑪莉亞·塔巴珂娃還是固執自己的願望。」

「她有什麼願望？」

「和你那一組競賽一下，柯仙妮亞·安德烈耶芙娜。」

「什麼？競賽……和我？」柯仙妮亞表現着極度的驚愕向椅子背上一靠。「這是沒有見過的事情！」

「爲什麼是沒有見過的，柯仙妮亞·安德烈芙娜？」普里貝洛夫安靜地問。「從前，我們工廠裡，根本不經過什麼特別的預告，青年小夥子就會向很被尊敬的工人，自己事業的巧匠，號召競賽。」

「我看，你是想把自己的工廠裡的辦法拿到我們集體農場裡來實行，——這就是如此的簡單嗎，伊萬·謝爾傑維支？你已經離開農村很久了，可能已經忘記農村的條件了……」

「請問，這種農村條件是些什麼樣的條件？」普里貝洛夫活潑地和固執地放大

聲音，他的眼睛裡顯出了可笑的光亮。『集體農場生活和工廠生活的條件，——它的就是它的，是親弟兄；只有我們，工人階級，能像大哥一樣，可以給農村新的條件起示範作用……至於我們，不錯，有很好的條件！』

『噉，教訓吧，教訓吧……對你有什麼辦法。』

『如果工人完成了或者超過了計劃；——那是有權對他尊敬的。可是如果他還能幫助同志，——對他尊敬，還要敬禮。如果由於他的工作使全工廠都有了光彩，人們來看自己，那就把工作做得更好，——那人就是大人物，我們就要祝賀他！』普里貝洛夫高高地用手一揮，在空中畫了個大圓圈，好像表示大人物這種光榮飛了過去。『難道說集體農場的生活條件不是向那方面發展嗎？』這時普里貝洛夫的臉上露出了狡猾和機智的表情。『就拿那個瑪莉亞·塔巴珂娃給你做例子吧：因為悲哀衰弱了，情緒低落了，後來理智一明白起來，就想要站起來了……不管怎樣，她想要克服困難——和你來比賽並不是那樣簡單的事，你自己是明白的。這樣究竟怎麼辦？你是通過這個條件，還是照着另外的什麼條件行動呢？』

『用不到把我逼到無路可走：還沒曾有過這樣的機會，叫我反對一下自己的農場呢！』柯仙妮亞生氣地反抗說。

『我知道這個！』普里貝洛夫哈哈大笑起來；這時他開始擠了擠眼睛，意義很多地笑笑，細皺紋在眼睛周圍跳動，臉變得善良和快活了。『你是知道的，在區上我們是第一開始收割，我們放開嗓子，第一個唱起歌來……呵呵！這樣，自己想想，你們倆人出去……你和瑪莉亞，每人都到自己的地段上去……』

『等等，』柯仙妮亞猶疑不決地打斷他的話，『那天我怕不能到地段上去……』但是普里貝洛夫僅僅向後一仰，仍舊表現着那種善良的和機智的面色繼續說：

『瑪莉亞工作情緒很高，因為對她表示了信任和尊敬，你的內心裡是很好的！——做的是公道事情！至於你出發的事不用耽心啦：我剛給州裡打過電話，就說因為情況的緊急，你是一個有覺悟的人，認為自己一定要留在自己的崗位上。』

『這算怎麼回事呀？』柯仙妮亞痛苦地喊叫，悲哀地拍了一下巴掌。『你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你對於我的內心一點也不明白……你喜歡把人逼到無路可走！』

普里貝洛夫忍受住她的激怒的目光，捉住肩膀把她提起來，送到窗口，窗戶正對着田地上的道路。

『看看吧！』他說。柯仙妮亞胸部和肩膀都聳個不住；她覺得，把她的意志掀貝地面上去是眞容易，甚至於好像開玩笑，揪住一個亂頂人的山羊一樣。但是普里

貝洛夫用力扶住她，用空着的左手把她的腦袋向自己看的那方面一撥。

「看看吧！」他快活地和殷勤地重複說。「我們的麥子熟透啦吧……啊？」

「熟透啦……」柯仙妮亞向窗外望着，輕輕地同意了。

集體農場的田地從這兒可以很寬濶地看清楚。田地一望無際地向各方面伸展出去，好像是一片安靜的柔黃色的海。風不時順這一片海面跑過，海面就浮起了柔軟的波浪，於是弧形的麥穗的像箭一樣的起伏狀態迎着太陽耀目地閃動。只有稀疏的道路的黑色條形和有些地方聳立着的，枝葉張開的老樹，令人想到這一片和天空混合到一起的廣原——是大地，大片的集體農場的耕地，就是它養育了這片古代的伏爾加河對岸的地區。有人在道上走。那人剛剛轉到村路上，糧食高齊到他的肩部，他的腦袋像個點子一樣發黑，很快就消逝了，失迷在金色的廣原中了。

「哎呀，」普里貝洛夫快活地嘆口氣，悄悄說，「看看，想想吧，柯仙妮亞，我們是生產的多末富足啊……成千和成千普特！就是它，我們的五年計劃……好嗎？哎呀，毫不損失地收穫，在期限之內，要光榮地收穫完了……對嗎？」

「對的。沒有光榮的話我們的生活就不會那末甜蜜，」柯仙妮亞又同意了。

「他們會同心協力地獲得光榮和名譽……對嗎？我知道，你對這又是同意的。」

現在想想吧！如果不是爲了使我們大家都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以便不使任何一個人失掉力量而心裡苦痛的話，那我真是一個沒有良心的混蛋了……你理解嗎，柯仙妮亞！

「怎麼能不理解……始終是談論的那個瑪莉亞。噢，你是一個有計謀的聰明人，伊萬，謝爾傑維支！」

「呵呵……你還不知道我的全部計謀呢！」

「啊？如果還瞞着的話，就說出來吧。」

「到了期限……我就說，你自己就會看見和會聽見的！噢，可是對瑪莉亞怎麼辦？照我的意思，最好叫她來找你。」

「有什麼……叫她來吧。」

「大概，她已經在這兒……」向窗外望了一眼，普里貝洛夫狡獪地對柯仙妮亞擠了擠眼：「果然，在門口等着哪！」

「你是鬼，不是人！」柯仙妮亞幾乎沒有又生起氣來。「在我對這樣的事情還沒有同意的時候，你怎麼就先讓她到我這兒來啦！」

普里貝洛夫表示着滿意的樣子縫起眼睛。

「我是那樣的計算，認為在你身上有一種優秀的東西，不是那些普通的東西……」他用手指頭在空中一轉，彷彿是把什麼髒東西向旁邊一扔。「你以為我是瞎子還是雙子嗎，沒有注意到你的力量是在什麼上頭……呵呵呵……怎樣，就這樣告訴瑪莉亞，叫他來嗎？」

「啞……吧，」完全敗北的柯仙妮亞回答。「怎麼的，這就是你的計謀？」

「喂，不是！」普里貝洛夫笑了。「那種計謀還在前頭呢！」

瑪莉亞·塔巴柯娃已經站在門坎上了。看來，她換過了衣服，甚至於在自己的小辮子上也結了一條綠帶子，小蝴蝶結很滑稽地在腦袋上扎煞着，像隻豌豆莢。瑪莉亞的黑色的，凹進去的，有了明顯的肉莢的眼睛閃耀着，彷彿是叫她去參加等了很久的，足以改變她的生活的盛典。

「呸，」柯仙妮亞嚴肅地笑了，「坐到這兒來，咱們談談。」

瑪莉亞坐在靠近書桌的，指給她的那個位置上，用稚氣而相信人的眼睛，不住地注視着柯仙妮亞的每一動作。這種目光使小組長想起了很多事。從前，人們幫助她走入人間，後來就自己有了力量，開始領導工作。忽然這種由許多年積累起來的精神力量使柯仙妮亞覺得非常活動起來，就像只要從她的生命上脫離開的呼吸一樣

。小組長慷慨地把這種力量分散給所有需要這種力量的人，就像散佈上等的能發芽的種子一樣，而且她不得有過損失一粒籽種的時候。

「這是不能騙人的！」柯仙妮亞下了決心，而且她忽然就覺得呼吸說話思想都輕快和舒暢了。她讚揚地和認真地對瑪莉亞·塔巴珂娃笑着，說道：

「你給了我一個困難的任務，瑪莉亞，華西里耶芙娜——正在收割之前，參加到我的計劃裡來……可是不要緊，不要緊，用不着激動……我們來想想吧！」

「可是你，瑪莉亞，要聽，而且一點也別忘掉！」普里貝洛夫意義很多地說。瑪莉亞把又黑又乾枯的手放在胸前，用由於激動而發沙的聲調說：

「我要把所有應當做的都告訴柯仙妮亞，安德烈耶芙娜……可是要她的手把我放到道上去……我要竭力去做！……」

普里貝洛夫把兩個婦人的不慌不忙的談話聽了一會兒，後來就決心從原地方站起來，很和藹地說：

「噢，我已經在這兒沒有什麼事幹啦……我不能妨害有關領導的談話……」

普里貝洛夫拉拉柯仙妮亞的手，彷彿是過路一樣露着溫柔的笑容說：

「歌曲裡面唱過，山裡能生長寶石，放出光亮和色彩……至於說到人那就沒有





『噢，你是幹什麼呀？』柯仙妮亞驚慌失措了。

『看哪，你的客人坐汽車來啦！……呵呵！』普里貝洛夫笑了。『事情是這樣的，我預先知照他們：如果你們想看看湖頭，請天亮以前來。如果天亮以後來，你們就會一下子看到大片光地啦，那兒是連一隻鴿鶉都藏不住啦！……我對你早就說過，你能見到也能聽到，現在就是這末回事。你要精神點，柯仙妮亞，——你在我們的國內並不是最後一個人，領導同志們可能是來找你……對嗎？』

『爲什麼會不是？』柯仙妮亞說，臉上罩了一層驕傲的紅暈。『噢，伊萬，這就是你的計謀呀！』

婦人忽然想把他領到小河邊去，簡直不遠地方，蹲在幾棵彎曲的老柳樹蔭下，把他的汗濕的腦袋搬到水面，用清水向他的臉上洒，然後撫摸着他的頭髮：『啊呀你……你是我的才子呀！』

但是時候對於這一切都不是恰當的，於是柯仙妮亞僅僅鎮定地和莊重地迎着開近來的汽車點點頭，說道：

『有什麼，我們請求尊貴的客人們多寬恕吧。』

（註）原文是五面牆，究竟是什麼樣的房子弄不清。

## 後記

以上這幾篇東西，除了『奇怪的故事』以外，都還沒發表過。現在集成這個小冊子印出來，請讀者批評和指正。

前四篇都是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人民鬪爭的故事，而『列寧勳章』則是以南斯拉夫的游擊隊為背景的；我很喜歡這篇裡的那個南斯拉夫的小游擊隊員，所以就取了這篇名字為書名。

後兩篇是描寫蘇聯人的日常生活的，『烈莎』是蘇聯戰爭以前的蘇聯飛行員的生活，『驕傲的柯仙妮亞』是一九四七年的集體農場的建設生活。可以幫助我們瞭解蘇聯人民各方面的生活。

A. 托爾斯泰，西蒙諾夫，郭爾巴托夫，都是在我國已很熟悉的作家。『彼得大帝』是托爾斯泰的作品，『俄國問題』是西蒙諾夫的作品，郭爾巴托夫是『誓死不屈』的作者，

其他兩位女作家，還很少看到她們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因為缺少材料，所以不很瞭解她們的身世。

一九四七、一二、一〇、譯者

